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古罗马〕塔西佗 著

2 016 8620 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古罗马〕塔西佗 著

马 雍 傅正元 译

商務印書館

1985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古罗马〕塔西佗 著

马 雍 傅正元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2

1959年9月新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77 千
印数 6,100 册	印张 3 1/8 插页 4

定价：0.8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目　　次

譯者前言……………………………………………………… 1
塔西佗及其作品……………………………………………… 3
阿古利可拉傳…………………………………………………13
注釋……………………………………………………………46
附罗馬經略不列顛大事年表 ………………………………53
日耳曼尼亚誌…………………………………………………55
注釋……………………………………………………………81
譯名引得………………………………………………………91

譯者前言

塔西佗的作品，流傳下来的版本很多，各有不同的地方，英文譯本也有許多种。我們的譯文，主要是根据两种英譯本譯出的：一种是哈吞(M. Hutton)的譯本，刊于"楼布古典丛書"(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这是一个拉丁文与英文对照的版本；另一种是車迟(A. J. Church)和布洛居礼布(W. J. Brodribb)两人合譯本，刊于"現代丛書"(The Modern Library)中。这两个版本各有优劣，它們所根据的拉丁原本也不相同。哈吞对于他所根据的拉丁原本作了一番考訂工作，他的譯文，主要是帮助讀者閱讀拉丁文用的，談不上什么文学風格，但是比較忠实。車迟和布洛居礼布二氏所根据的拉丁原本可能不如哈吞所据原本之可靠，但他們的譯文流暢、优美，只是在个别地方作了些不必要的增添和修飾。我們在翻譯本書时，以"楼布古典丛書"中哈吞所据的拉丁原本为蓝本；因此，凡是在这两种英譯本有大出入的地方，我們几乎完全依从哈吞譯本；而在两个譯本大致相同的地方，我們則多采取車迟和布洛居礼布二氏的譯法。

譯完初稿以后，我們根据哈吞的拉丁原文逐句校閱了一遍。不过，塔西佗的拉丁文素以艰深著称，而我們对拉丁文的修养有限，所以在校閱工作中，理解錯誤之处，当亦在所难免。为了审慎起見，我們另外又参照了两种譯本：一种是"人人丛書"中穆菲

(A. Murphy) 的英譯本，这个譯本比較陈旧，与拉丁原文出入处頗多，錯誤較大。但譯文很美，也有参考的价值；另一种是比尔努(J. L. Burnouf)的法譯本，这是一个法文拉丁对照本，其所根据的拉丁原本与哈吞所根据的拉丁原本不同，可能同于車迟和布洛居礼布二氏所据的拉丁原本。这个法譯本是很著名的一种譯本，对我們也有很大的帮助。

专門名詞除了部分已經通用的譯名以外，大都按拉丁讀音譯出，与大家过去習慣的英文讀音自有不少出入。

凡对本書譯文提过意見和給予过帮助的人，譯者都在这里向他們致以最衷誠的感謝。此外，譯者希望讀者給它提出宝貴的批評幷指出它的紕謬。

譯者 一九五七年秋

塔西佗及其作品

古代罗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剝削奴隶的經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罗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輝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經济的發展，奴隶們反抗剝削者的阶級斗爭也一天比一天尖銳，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罗馬統治阶級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發了斯巴达卡斯所領导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續了很长的时间，震撼了罗馬全国，使罗馬奴隶社会的經济發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搖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統治，罗馬不得不过渡到軍事独裁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們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統治机构，却未能徹底挽救社会經济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繼續不断地發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漸解体，帝国內部力量因为阶級斗爭的复杂化和尖銳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萊因、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漸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終至顚复了它。

罗馬偉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納留·普布留（或盖依斯）(Tacitus Cornelius Publius 〈或 Gaius〉) 正生活在罗馬帝国盛極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們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綫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 (Plinius the Younger) 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

献。因此，我們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簡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業和出生地点已經無法确知了。他大約出生在一个高貴的旧貴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頗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〇年之間；他的一生經历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維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納尔瓦和圖拉眞諸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辯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间，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兒結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軍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結了这門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厕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間，离开罗馬，大約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內，他可能游历过罗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識大約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罗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間，他曾出任亚細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們都無从知道了。

虽然我們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們对于他的政治見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認識。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貴族家庭的緣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貴族共和政体表現出無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貴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無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

佗在他的作品中頌贊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則深恶痛絕，他对大多数的皇帝，連奥古斯都在內，都沒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趋炎附势、讒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沒有見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間的斗爭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經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級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許多統治者的殘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聖的、英雄的皇帝們，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統治者的猙獰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無情的揭露，使我們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較深刻的認識。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罗馬帝国的政治、軍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表現出衰落的現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現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現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罗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貪污暴虐、軍事的失利、軍队紀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說术的低落、統治阶級生活的腐化墮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詳尽的报导。我們不敢說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全沒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現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飾罗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們。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眞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潰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們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宝貴的事实材料。

* * *

塔西佗在罗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絕的演說家，而他在古来的文壇上更是一員健將。他的作品中充滿了他自己的

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憎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生动、幽默。他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深刻，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较透辟，出语警策，发人深思。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数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 “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2. “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3. “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4. “罗马史”(Historiae)
5. “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一〇二年左右写成

的。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 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風，因此，"演說家对話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調上是不相似的。这部書談論的是罗馬演說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書中人物——詩人馬特尔努斯(Curiatius Maternus)、辯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貴族梅薩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談話来討論演說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說术和前代演說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說术和修辞学等問題，而最主要的是研討当时演說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罗馬帝国时期演說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竞逐，所以演說爭辯之風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静、平板，演說之术自然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罗馬史"約在公元一〇五至一〇九年之間問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資料，而且还对該書个别部分作过修訂。这部書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書共十二卷，但現在只剩下殘本，即原書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們所見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罗馬帝国編年史"的写作时間較"罗馬史"为晚，但大約在"罗馬史"还沒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罗馬帝国編年史"了。这部書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內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說他写这部書是有志于繼承李維的巨著的。現在这部書也已經殘缺不全了。我們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殘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 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殘篇 (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

朝之事)。

* * *

“阿古利可拉傳”大約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問世的。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傳記。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馬在不列顛的統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顛的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塔西佗这部傳記中有絕大部份篇幅是用来叙述不列顛的情形的。这不仅是一本傳記，也是我們研究古代不列顛的一部文献，虽然其中的記載并不很完备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价值的。

“阿古利可拉傳”全書共分四十六节，大約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最前面三节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这里發抒了他对当时罗馬政治和社会風气的一些憤激之辞。第四至第九节是叙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顛总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两度在不列顛軍队中服役的經历。第十至第十七节是对不列顛的地理状况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对罗馬人經营不列顛的簡史所作的报导。第十八至第三十八节是用来紀載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顛总督时的政績和軍功的，这一部份占全書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書的重点。第三十九节到最后是叙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罗馬以后怎样用容忍、謙退的态度来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对他所作的誄辞。

关于塔西佗写“阿古利可拉傳”的动机，存在着三种說法。第一种說法認为塔西佗这部傳記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时候所作的演說辞。按照古代罗馬的風俗，在举行葬礼时經常是有人發表演說的。但根据“阿古利可拉傳”写成的时間看来，距离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間太久，所以这种說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說法認为塔西佗写这本書是替他的岳父作辯护的。因为在多米先暴君之

朝，許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殘害，而阿古利可拉終于默然寿終正寢，当时人可能对他不無微辞，認为他是一个較圓滑、軟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写这本傳記来袒护他，在傳記中再三强調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間的不和协。第三种說法則認为塔西佗写这部傳記是在写大部头的史書以前的"試笔"。第二种說法和第三种說法是可以共存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覺得与其去費力追究塔西佗写作的动机，倒不如多花些时間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傳"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为一种史料来看，这部書并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对于地理和軍事常識頗为貧乏。他关于不列顛的地理位置描写得不很正确，关于气候和物产的紀載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証的地名大多無从查考。他所記叙的战役也有一些失实。但是，这部傳記很好地反映了罗馬人对于不列顛人的殘暴統治和罗馬官場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們对奴隶制帝国的精神得到較深刻的体会。这种价值是并不在史料价值之下的。

从文学上来看，"阿古利可拉傳"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国学者認为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傳記文学，因为作者沒有把全書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們覺得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为人們是从作品本身的內容来看它的价值，而不是从固定的体裁观念来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这部傳記里突出地描写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他对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風的刻画也很生动。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頌揚阿古利可拉，他的这一个目的也得到了絕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节、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以及第四十六节是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我們尤其喜欢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中不列顛酋长卡尔加可士的誓师辞，这段演說也許是塔西佗杜撰出来的，但它却

眞正說出了不列顚人心里的話，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讀到这里不能不深深感动。

* * *

“日耳曼尼亚誌”大約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写成的，这是“阿古利可拉傳”的一个姊妹篇。这篇作品詳細地报导了罗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紀載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因为朱利烏斯•凱撒的“高卢战记”只是零星地談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况而已。

“日耳曼尼亚誌”也分为四十六节。我們大約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自第一节至第二十七节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节至最后是分别記叙各个不同的部落的情况。

“日耳曼尼亚誌”在文学上的价値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傳”的，至少我認为是如此。这部作品中的叙述比較平易，沒有許多令人激动的地方，这可能是受到題材的限制。但是，讀起来还是感到很优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这一著作的史学价値却是很高的。虽然塔西佗对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状况、对于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体上是报导得很正确的。我們在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研究德国古代史的时候，决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經济生活、政治組織和社会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極可珍貴的。外国的史学家們在研究、整理、考訂、注釋这部作品方面花費了許多时間，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績。尽管后代的学者們發現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曾知道的事情和糾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錯誤，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終是这些工作的主要藍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引証了“日耳曼尼亚誌”的材

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 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纪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　　*　　*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沒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沒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

软化敌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团结一致是他们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们策划反对罗马残暴统治者的方案，替他们发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伟大和可爱的地方。

译　者

一九五七年秋

阿古利可拉傳

(Cnaeus Julius Agricola)

将名人的事迹和品德播傳于后世，这是前代流行的風气：到了 1
我們这个时代，虽然对于当世人物漠不关心，但是，一旦遇到有些人的德業弘偉，使得愚陋和嫉妒的澆風薄俗不能不为之屈服的时候，这种写傳的風气畢竟也还不致完全泯灭，至于那种愚陋和嫉妒的習气，实在是大小国家的通病。在前代，正因为那些值得紀述的事迹，其行事多出乎自然，而且也比較光明磊落，所以才能使一些大手笔流傳下許多德音的紀录。那些作家沒有偏袒附和或別有用心的动机，他們只求無愧于自己的良心；甚至有些人認为記述自己的生平也算不得是僭妄自大，而是出于自重自敬。茹提里烏[1]和斯考茹斯[2]都曾写过自傳，但是并沒有損害他們的信誉，也沒有引起旁人的輕蔑。在最容易产生美德的年代里，美德才最能为人們所尊重，信非虛語。然而，在今天，縱使我要写的这位人物的生平已成过去，我也得要請求世人的寬恕；如果我怀有詈辱攻訐的目的，那反而倒不必請求寬恕了。在我們这个时代中，風气之浊如此，对美德之存冷諂如此[3]。

据說茹斯替古斯·阿茹勒努斯 (Rusticus Arulenus)[4] 就因 2
为称頌特拉薩·拜图斯(Thrasea Paetus)[5]、赫倫尼烏·塞內契阿(Herennius Senecio)[6]就因为称頌赫尔維底烏·普累斯古斯(Hel-

vedius Priscus)[7] 而被处死，不仅这两位作者身罹極刑，而且他們所写的書也同时遭禍：我們大手笔的傳世之作，竟委諸刑吏之手，而在公所的庭院里付之一炬。毫無疑問，他們設想：人民之声、元老院的自由和人类的良心都会被这把火燒得干干淨淨。为了使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美德的紀录呈現于人們眼前，所以才連那些专心研究哲学的人們都得被放逐于外，一切自由的文明都得摒弃。的确，我們已經充分証明了我們的柔順屈服；如果說我們的先人亲眼見过極度放縱的自由，那么，我們眞是处在極度奴役之下。我們的"告密人"已經連我們說話和听話的权利都給剝夺掉了：如果健忘能够像沉默一般的容易，那么，我們会把記忆和語言都同样地拋掉。

3 到了今天，我們的元气終于又开始恢复了。不过，虽然在这个幸福时代的开端，納尔瓦（Nerva）就着手把威权和自由这两个长期不能并容的观念結合起来；虽然图拉眞（Trajan）現在又在繼續不断地增进着时代的幸福；虽然大家現在不仅企望着、吁請着公共安全，而且公共安全也有了实現的保障：然而，由于人类天性怯懦，所以，斲丧元气很容易，而恢复元气的效驗却很迟緩。正像人的身体發育緩慢而衰朽迅速一样，使人的精神和热心沮丧，要比使它們复元振作容易得多：何况，無精打彩这种現象本身就含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所以，我們虽然起初憎恶死气沉沉，久而久之，我們却会对它恋恋不舍了。唉！十五年之久，在人的一生中不为短矣，我們中間有不少的人就在这十五年之中因事故和变化而折杀了；还有那些最有才能的人都死于皇帝的暴力之下；而少数至今犹健在者不仅比起他們的朋友們算是寿命較长，就是对他們自己而言，也該算是命数应尽而僥幸延年了，他們葬送了十五年的青春，在十五年之中，成年者已老，老年者已衰朽不堪，而他們却都不曾張过嘴唇。我打算紀載我們早先那种受奴役的状况，并証实我們目前的幸福，

縱然我的辞令鈍拙，亦無所悔。同时，这本書是写来替我的岳父阿古利可拉作辯护的：这种勉尽孝思的借口即使不能使本書获得嘉誉，也庶几可以使它幸免于咎責吧！

克奈烏斯·尤利烏斯·阿古利可拉出生在古老而有名的罗馬 4
殖民城佛倫一尤里邑（Forum Julii）[8]。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任"皇室財务使"（Procurator Caesaris）之职，凡居这种官职的人都屬于騎士阶層最高的一級。他的父亲尤利烏斯·格雷契努斯（Julius Graecinus）位至元老院議員，以篤嗜修辞学和哲学知名于世，他正因为这种才能而遭到凱烏斯·凱撒（Caius Caesar）[9]的嫉妒。凱烏斯·凱撒命令他去彈劾馬古斯·西拉努斯（Marcus Silanus）[10]，他不肯从命，終于因此被害身死。阿古利可拉的母亲尤丽雅·普罗契拉（Julia Procilla）是一个賢德罕見的妇人。阿古利可拉幼承慈母之教。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追求高尙优美的才艺中度过的。他之免于腐化堕落，不仅因为他的天性忠愨端直，而且也因为他自幼以来就住在馬西利亚（Massilia）[11]，并且开始是在那兒就学的，那个地方适当地杂糅着希腊的优雅和外省的淳朴。我記得他經常說到他早年之沉醉于哲学，要不是他母亲謹愼地对他熾热的精神予以遏止的話，他之浸溺于哲学的程度将会使他不适合作一个罗馬人和元老院議員了。他当时的志气正不可一世，他不知顧忌而一味热衷地希望立登清要之路；但不久以后，理智和閱历就冲淡了他的热腸，他从学問中掌握了人生最难的一課，那就是中庸之道。

他的初次軍事見習是在不列顛开始的[12]，在該处，他为随多 5
尼烏·鮑里努斯（Suetonius Paulinus）所賞識[13]。随多尼烏·鮑里努斯是一位謹愼而稳健的将軍，他后来选中了阿古利可拉，和他同营共住以試察他的才能。阿古利可拉既不像年青人那样把軍

务視同兒戏、漫無主意地胡行，也不無所事事地荒于游嬉。他并不因为身任将軍而肆意享乐，或因为自己閱历淺薄而推卸責任。他立意要使自己了解这个行省，并使自己为兵士們所熟悉。他向有經驗的人請教，向最勇敢的人看齐；他从不貪于自炫而輕尝妄举，但也不畏避任何事务：他成了一个临事而惧、好謀而成的人。誠然，不列顛沒有比这个时候更騷动危急的了：退伍的兵員[14]都遭到了屠杀，罗馬的殖民城遭到了焚毁，各地駐軍的联系被割断了[15]；当时的作战还只是为了生命的安全，以后才是为了胜利。虽說处理这些軍事布署和調兵遣将之权都另有人主持，虽說成功和恢复該省的最高光荣屬于督帅，但是，所有那些情形都使这位下級軍官增长了見識、閱历并引起了他的上进心，引起了他立功建誉的欲望。然而，在那样一个仇視雄才大略的时代里，这种欲望是不受欢迎的；在那个时代，美誉和恶名有着同样的危险。

6 他离开不列顛以后，来到罗馬，做了一任邑宰；在邑宰任上，他和一位名門的女兒多米契雅·德齐迪雅娜 (Domitia Decidiana) 結了婚[16]。这場婚姻頓使他在仕进途上受到优遇和得到有利的支助；由于他們夫妇之間两情融洽，并且能互相自我牺牲，因此家庭生活异常諧睦。不过，一个賢淑的妇人应享有更多的荣誉，正如一个不賢的妇人应遭受更多的指責。阿古利可拉后来任亚細亚行省的税务使之职[17]，他的总督是薩尔威烏·狄提雅努斯 (Salvius Titianus)。这个行省是一个富足的地方和貪官酷吏漁利的渊藪，而这位总督又打算用尽一切方法来进行掠夺，打算对一切都抱縱容态度、以此来賄买上下，彼此对非法罪行都緘默不言；然而，这个地方和这位上司都沒有使阿古利可拉堕落腐化。他在那里生了一个女孩，这对他是一个安慰，因为他已經生了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不久又死去了。在此以后，他在任平民保民官以前的一年和居职

的一年中都是在安靜无为中度过的[18]。他对尼罗 (Nero)的統治深有見地，在尼罗統治的时候，恬靜默忍乃是聪明之道。他做了一任大法官[19]，在大法官任上，同样也以不聞不問为治，也沒有什么司法事务落到他身上来。至于仕途的竞逐和官場中的其他排場，他都以一种介乎冷靜、理智和鋪張浪費之間的态度对待之：一方面，他絕不至于揮霍放蕩；另一方面，他也很注意光彩体面。后来，加尔巴 (Galba) 擢拔他去調查那些神庙貢物的耗費情况，他辛勤調查的結果，使全国的人都免除了亵瀆神明的良心譴責，而証明了犯罪者只有尼罗一人。

翌年，他的家庭和他宁靜的心情遭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有 7
一群到处流浪的鄂托(Otho)手下的水手們劫掠印梯米里烏姆(Intimilium) (地在里古利亚〈Liguria〉郡)；他母亲所住的庄子就在此处，那些水手将庄子洗劫一空，搶走了她的大部分家产，并因此杀死了她。阿古利可拉在准备居丧尽礼的时候，突然听到魏斯巴兴 (Vespasian) 起兵夺取帝位的消息，他立刻就投到魏斯巴兴的手下。魏斯巴兴初即帝位之时，朝政和京都都由穆契雅努斯(Mucianus) 主持；那时，多米先 (Domitian) 还很年青，他还只会仗着他父亲的权势去寻欢取乐。穆契雅努斯派遣阿古利可拉去征集軍队；阿古利可拉表現得忠实可靠而且能力很强，不久以后，他就受命去統率第二十軍团[20]。經历了很久的时間和很多的周折，这个軍团才肯向阿古利可拉宣誓服从。据說他的前任統帅曾有叛变之举，这种事件，即使是执政官也会感到很棘手；而这个軍团兵士之难于控馭，可能是由于前任統帅的縱容，也可能是由于兵士們驕悍成性。阿古利可拉是派来接替并处分前任統帅的；但由于他特别寬厚而机警，他使人相信他所遇到的这些人都是忠誠的，而事变之平定也并非出于他的强制。

这时候，魏提烏·波拉努斯(Vettius Bolanus)正統轄不列顛：他的統治过于柔和，对于这个容易騷动的行省来說是不相宜的。阿古利可拉自然也約束自己的才干和遏抑自己的热心，以免使自己鋒鋩太露。他現在已經習惯于服从，并且知道怎样才能随机应变而仍不失其正派作風了。不久以后，白提里烏·車累亚利斯(Petilius Cerialis)調任不列顛总督[21]；阿古利可拉的才具現在大有施展之余地了。起初，車累亚利斯分配給他的任务只是操劳和危险的事情。但不久以后，他便享受到战爭中所得到的荣誉，并經常被派去帅領一部分軍队以考驗他；有时因他的成績良好而增加他的兵力。但阿古利可拉从来不驕矜自夸以提高自己的名声。他把功績归之于他所代行职务的負責的将軍身上：就这样，由于謹愼的服从和謙虛，他才保持嘉誉而又不致遭忌。

9 当他从軍团統帅职調回时，先帝魏斯巴兴把他录入貴族之列[22]，并命他总督阿奎达尼亚行省(Aquitania)。这个职位，从它所行使的职权而言，从它能有升任执政官的希望而言，都是一个特殊的寵异。一般人認为，軍事人才多缺乏机智，因为带兵是一件粗糙生硬的工作，从这种工作中訓練不出担任公职时所需要的精密細致的能力。但阿古利可拉由于天性精敏，所以他現在虽然兼管軍民而能应付裕如，处事也不失于公允。而且，他把办公事的时候和公余之暇划分得非常明显。当他居公的时候，他是謹愼、敏捷、威而不猛的；在公务旣畢之后，他就放下办公事时的面孔：他絲毫沒有粗暴、驕傲和苛求于人的性格。然而，难得的是：他能温厚而不損其威，能严肃而不伤其和。对于这样一位偉大的人物，如果还在这里細論他的端直和克己功夫，那就未免是一种輕蔑之言了。就是賢德君子，也不免喜欢沽名釣誉，而阿古利可拉却从来不願以炫己之长或用机巧之术来博取名声。他避免在同僚之間排挤傾

軋，避免和皇室財务使爭权夺势；他認为在这类活动中得到胜利并不光荣，遭受失敗也不是耻辱。他留治阿奎达尼亚行省将近三載，后来因为有立刻升任执政官的希望才被調回[23]。在他調回任执政官的时候，一般輿論都認为不列顛方面将来一定会由他出馬[24]；这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暗中散布出这种空气，而是因为大家都以为他去不列顛最为合适的緣故。輿論并非总是錯的，有时甚至能指出适当的人选。当他任执政官的时候，他将一位仪范可观的女兒許配給我，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在他执政官卸任之际，把女兒正式嫁給我；随后他就被派到不列顛去，赴总督之任，并兼掌不列顛司祭之职[25]。

关于不列顛的地理和居民的状况，已經有許多前人記述过了； 10
我現在再来描叙一番，并非敢于自認在研究方面和才气方面可以和前人比美爭胜，不过是因为不列顛直到現在才初次徹底被我們征服；所以，早先的作者們用健笔华辞所潤飾的种种紀載仍多系揣想之辞，而我現在所叙述的却是信而有征的了。在罗馬人所知道的島屿中，不列顛是最大的一个島，就其方位而言：东对日耳曼尼亚；西面西班牙；它的南面，高卢遙遙在望；而它的北面是一片汪洋大海，略無涯际，惟有惊濤拍岸而已。古代史学家中之李維（Livius）和近代史学家中之法比烏·茹斯替古斯（Fabius Rusticus）[26]都算是描写事物最逼眞的了，他們或把不列顛全島的形状比做一面长盾，或比做一柄双刃战斧。該島不包括喀利多尼亚（Caledonia）[27]在內的一部分地方的确是像这种形状，一般人就因此而誤将全島描述成这种形状了；殊不知在越过了那狹窄的地峽以后，又有一塊广闊的地面突出来，然后再逐漸变狹，最后終于一端，构成一个楔形。直到最近，罗馬的兵船才首次沿着这最遙远的海岸繞航一周，从而断定不列顛的确是一个島屿；同时，他們还發現了前

所未知的奧喀德斯群島 (Orcades)[28] 而征服之。在这次航行中，他們还看到了北溟之国 (Thule)[29]，但上面的命令只要他們到此为止，而且隆冬已經来临，所以他們才不曾前去[30]。他們說那一带的海水非常濡滞，船桨不易划动，甚至風力也不能鼓起大浪。据我推想：大風之作，莫不起于曠野与山陵之間：这一带地方既少平陆，更無高山；而海面辽闊，积水幽深，所以海水流动尤为迟緩。关于海水和浪潮的性質，非本書所当論及，前人言之者甚多，此处更毋庸贅述，我只想簡单地补充几句而已。在这里，海洋所侵占地面之大，远非他处所見者可比：在这个島上，四面八方都为海流所灌注；潮汐的漲落不仅及于沿岸一带，而且还蜿蜒曲折地侵入陆地的深处，甚至有些海水流瀦在山岭丘陵之間，好像以此为家似的。

11 最早居住在不列顛者为何种人？他們是土著还是外来的移民？我們对于这类問題，像对于其他蛮族一样，所知者極少。不列顛居民的形貌特征有許多不同的类型，根据这些类型，我們可以作出推断。喀利多尼亚的居民有紅色的头髮和健壮的肢体，这很明显地說明了他們是屬于日耳曼人种的。西魯瑞斯人 (Silures)[31] 面色黧黑，头髮大多卷曲；而他們所居之处又正与西班牙隔海相望：凡此种种都說明他們是古代渡海来此而占有了这一带地方的一支伊伯利安人。和高卢人相距最近的一带地方的居民也很像高卢人：也許他們是出于同一族；也許因为他們所居住的两岸相距太近，气候相同，所以体質也長得一样：不过，从各方面来看，可以相信高卢人是曾經移殖到与自己邻近的这个島屿[32]上来的。这一带居民的迷信和宗教仪式与高卢人的習慣最为近似；他們彼此的語言也沒有多大的差异；他們都同样地好招惹危险，而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又都同样地畏縮。不过，不列顛人还沒有因长期安逸而流于萎靡不振。我們知道，高卢人也曾有过一度煊赫的武功，但后来

他們因安享太平而習于游惰之風，他們的自由也就随着尙武精神同归于尽。在不列顚人中，那些久已被征服的部落也已經萎靡不振了；但其余的部落还保持着高卢人当年一度雄强时的气概。

不列顚人的力量在于步兵。有些部落也用战車：御車的人地 12
位較高，随从的人作战。不列顚人曾經一度受过若干国王的統治，但現在却分裂成了許多部，各由酋帅領导之。在对付这样一个强大部落时，他們行动之不統一正最有利于我們。他們之中，很少有两三个国家会合在一起来击退一个共同威胁的事；因此，他們各自为战而全体被征服。不列顚的天空里經常陰云密布，零雨凄迷，不过，酷寒的天气倒是沒有的。該处的白昼比我們这里的白昼为长；夜間的天空也頗为明朗，在不列顚的極远之处，夜晚非常短，所以在薄暮与拂曉之間，只有很短的間隔。据說在天淨無云之时，通宵都可以見到太陽的光耀；在那兒沒有日出与日落，太陽只是在天空横过一下而已。这是因为：在大地这扁平的極端，地面所投射的陰影很低，所以黑暗面不会升得很高，而天空以及天上的星曜自然也就不会为夜色所籠罩了[33]。

在不列顚的土地上，寻常种种农作物都能生长，甚至都很茂盛，惟有橄欖、葡萄及其他一般生长在温暖地带的植物是例外。在該处，植物生长得很快，而成熟得很迟：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却是由于同一种原因造成的，那就是因为土地和天空中的湿气太重的緣故。不列顚出产金、銀及其他金屬，征服它的價值就在于此。这里的海中也出产珍珠，但珍珠的色澤黝暗。有些人認为这是由于这兒的采珠人缺乏技术之故：据說在紅海那边的采珠人是从蚌壳中把还带着生气的珍珠撕出来，而不列顚人只是拾取已被吐弃在海岸上的珍珠而已。我覺得，这也不必責备我們貪心太切，因为，归咎于珍珠本質不佳，豈不更为心安理得一些？

13 只要我們对于不列顛人不加以凌虐，他們是甘心情願承担起征兵、課稅以及帝国所征取于他們的其他义务的。如果一旦施以凌虐，他們便不能忍受；因为他們虽已臣服于我們，但并沒有淪为我們的奴隶。已故的尤利烏斯(Julius)[34]是罗馬人中最先率領軍队进入不列顛的：他虽然以一战之威慑服了当地的居民而占据了沿海之地，但必須知道：他并沒有把这个島遺交給后人，而只是替后人开辟了先路而已。不久以后，罗馬發生了內战，当政諸公都紛紛兴兵向內，而不列顛遂久被忽略。后来战禍虽息，国家也就不再以不列顛为务。先帝奧古斯都認为这是"政策"，而狄白利烏(Tiberius)則認为要"謹守遺規"。

凱烏斯·凱撒曾經策划进攻不列顛，这是众所熟知的事。但他的心性無常，意旨随出随变，而且他对日耳曼尼亚大举进攻的計划已經失敗了[35]。先帝克劳底烏(Claudius)是最先重新經略不列顛的一个人。他派遣了一些官軍和輔軍来到此島，并任命魏斯巴兴主持軍务，魏斯巴兴之进身从此始。在这一次战役中，征服了一些部落，并俘获了一些国王，魏斯巴兴便由此一帆風順了。

14 由执政官出任不列顛总督者，第一人为奧魯斯·普劳提烏斯(Aulus Plautius)[36]，繼任者为鄂斯托呆烏·斯卡普拉(Ostorius Scapula)[37]。这两人都是出色的軍人。离我們最近的不列顛地区就逐漸一步一步地被征服，而这些地方也就变成了一个行省，同时还建立了一个屯駐退伍兵員的殖民城。我們把某些国家委托給国王柯基杜姆努斯(Cogidumnus)来管理，他一直到現在仍然矢忠如一。利用他們的国王作为我們統治的工具，这乃是罗馬人自古相承的办法。此后不久，狄底烏·加魯斯(Didius Gallus)在巩固了前人所已征服之地区以后，又向外稍为占領了几个新据点，因此而获得增揚国威的名声。繼狄底烏之任者为魏拉尼烏斯(Veranius)，

他在就任的那年就死去了。在他以后，随多尼烏·鮑利努斯繼任了两年，頗有成績，他征服了一些部落，并加强了我軍屯駐的塢壁。他狃于这些成功，而希图进取莫那島(Mona)[38]，莫那島是一个供应叛逆的巢穴；但是，他向莫那島进兵，却使自己的背后空虛受敌了。

因为总督已經移师他往，不列顛人的恐惧心得以稍減，于是他們彼此之間开始交談着自己遭受奴役的苦难，他們互相比較着自己所受到的凌虐，在談論之中更不免过激其詞。他們說道[39]："我們低首下心，而所得到的是加之于我們的更严酷的勒索，好像我們成了甘心情願屈服的人了。曾經有一个时候，統治着我們的是一个国王，而現在我們的头上却来了两个国王：一个屠杀我們生命的总督，一个劫夺我們財产的財务使。他們彼此傾軋也好，他們志同道合也好，对于受他們統治的臣民說来都是同样的遭殃。这个手下的驕兵悍将，那个手下的恶僕狠奴，都一齐向我們施行凶暴和凌辱。什么都逃不过他們的貪婪；誰都逃不过他們的淫欲。在战争中，那些身强力壮的人肆行劫杀；而現在呢，在我們家里抢劫的、擄走我們子女的、强迫我們去当兵的，却大多是一些不中用的懦夫；好像除了不許我們为保衛自己乡土而牺牲以外，其他什么事情我們都該死似的。但是，只要我們不列顛人算計一下我們自己的人数，我們就可以看出，那些渡海过来的罗馬兵士只算是微乎其微的几个人。日耳曼人和罗馬人只有一河之隔，并沒有海洋的天險，但他們已經奋起而擺脫枷鎖了。我們为我們的乡土、为我們的妻子、为我們的双亲而战；而罗馬人呢，他們只是为了貪婪、为了放肆。只要我們一鼓起我們祖先們那样的勇气，罗馬人一定就会逃跑，像死去的尤利烏斯一样地逃跑。我們不要因为一两場战斗失利就感到惊惶失措。悲惨的命运会使我們具有更强烈的怒火和更坚决的 15

毅力。何況，所有的神灵現在都正在怜佑着我們，他們已經把罗馬的将軍引到了别处，把罗馬的軍队領到离我們很远的另外一个島上去了。我們已經踏上了最艰难的一步，我們已經周密地策划好了。而在这样的图謀中，大胆尝試固然有危險，但一旦机密泄漏，危險就更大了。”

16 他們在交談諸如此类的話时彼此激励鼓动，于是在一个出身王家的妇人鮑蒂赤雅(Boudicea)[40]的領导下（他們在王位上是不分男女的）全体武装起来。他們襲击分散屯戍在各处的罗馬駐軍，攻陷了許多塢壁，然后进攻殖民城，他們把这里視为暴虐統治的中心。在他們憤恨和胜利的时候，他們施展出野蛮人各种各样的殘忍行为。如果不是鮑利努斯在听到省內發生变乱时立刻赶回来援救的話，整个不列顚就会失去了。鮑利努斯憑一战之胜使不列顚人仍然归服如昔；只有一些人因感到犯叛逆罪而內怀不安，并且特别畏惧总督，所以还抗拒未降。鮑利努斯虽然在别的方面表現得都很杰出，但他对于归降的人的手段过于殘暴，他殘酷地处罰他們，好像报私仇一样。因此，罗馬改派白特洛尼烏·杜尔比里亚努斯(Petronius Turpilianus)来接任总督，因为他比較寬厚。他又是新接手办理敌人叛逆案的人，所以在处理那些悔过自新者的时候自然緩和一些。他平定了旧乱以后，沒有施行什么新政，就由特瑞白利烏·馬克西姆(Trebellius Maximus)接任了。特瑞白利烏比較懶惰，他从不兴师出征，而以寬和平順的管理来統治不列顚。在他这个时候，甚至蛮族也染上了耽于逸乐的習气；內战的爆發，正給这位总督的無所作为造成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但是，那些久于行伍的戍軍由于沉溺于游惰的習气而逐漸驕横起来，終于引起了一場兵变。特瑞白利烏逃到别处躲匿起来，始免于兵士們的凶行；后来，他卑躬屈节、忍气吞声才恢复他那随时搖搖欲墜的权位。好

像存在着这样一种默契：督帅放縱兵士，任其自由；而兵士們也就保全督帅的生命，不予伤害；因此这場兵变沒有引起流血。后来魏提烏·波拉努斯繼任总督，当时內战仍在繼續，他也不曾重新整頓不列顛，使之恢复法紀。他和特瑞白利烏一样，对敌人既沒有兴师出征，对士兵也仍然任其放縱作乱。不过，波拉努斯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沒有什么行为会招人憎恶，所以他虽無統馭之才，却还能得到屬下的爱戴。

但当魏斯巴兴統一天下之后，不列顛自然也帖然就范，在精兵良将的面前，敌人的希望冰消瓦解了。白提里烏·車累亚利斯之进攻不列甘特斯人 (Brigantes)[41]的国家，立刻就使敌人大为惊动，因为据說該部人丁之繁盛为全省之冠。他这次出兵，經历了不少的战役，其中也有些激烈的战斗；由于他的雄略，或者至少說是由于他的战績，征服了不列甘特斯人大部分的領域。他差不多使繼任者的功績和声望都暗淡無光了。但尤利烏斯·福隆提努斯 (Julius Frontinus) 却能与他前后輝映；福隆提努斯在当时說来也已經算是一个十足的豪杰之士了，他曾以武力征服了力量雄厚而勇猛善战的西魯瑞斯人。他不仅制服了敌人的勇武，而且还克服了敌境的自然障碍。 17

当阿古利可拉于仲夏之月[42]渡海来到不列顛时，該省的情况和战局的变化就如上面所述的那样。当时，罗馬士兵都以为一切战事可能都会告一結束了，并以此为借口而不再以敌人为意；但敌人却在乘机伺隙。就在阿古利可拉到达不列顛以前不久，鄂多未色斯部 (Ordovices)[43] 曾把駐扎在他們境內的一个騎兵队歼灭得几乎一人不留。这一个禍端激动了全省，那些盼望着打仗的人都有心为这場事变喝采，但他們焦急地观望着新总督的性情。而阿古利可拉莅任的时候，尽管夏季已經过去了，尽管調出的軍队都分 18

散在各地，尽管軍士們深信本年度不会再打仗的这种气氛不利于兴师动众，尽管大多数幕僚們都主張以保守据点为宜：阿古利可拉还是毅然决定应付这个危局。他聚集了一支官軍和一小部分輔軍，乘着鄂多未色斯人还不敢下山的时候，率領着軍队向山地进發，他身先士卒，以激起其他将士們效法他的勇敢精神来对抗这一共同的大敌。鄂多未色斯人几乎全部被剿灭了。阿古利可拉深知在一战成功以后必須繼續进兵以保持軍威，并憑借头一陣的胜利使敌人望風生畏，因此，他筹划向莫那島进兵之事。前面已經提过，鮑利努斯曾經占領过該島，后来因为全不列顛發生叛变而回师了。但由于他的計划尚未成熟，所以他沒有兵船。然而，主将的足智多謀和坚决終于把軍队渡过去了。他从輔軍中挑选一些本地的兵士，讓他們卸下行装，泅水渡海到島上去，这些不列顛兵士都熟悉当地的渡口，并且擅长于游泳，他們在泅水的时候，不仅自己运动自如，同时还能照料他們的兵器和馬匹。敌人正在了望着海上的兵船，猛地受到这样出其不意的襲击，無不駭然，他們自料像这样的軍队必定是攻無不克、战無不胜的，因此只好献島归降。阿古利可拉从此威名大振。别人初到任时，都把时間消耗在一些空排場和应酬仪节上，但他却着手于艰难而危險的工作。可是他現在并不因为立下功勛而自驕，也不認为鎮服了一个藩屬就算是打了胜仗。他甚至不曾在他的捷报上夸耀自己的功績。然而，他之想隐諱自己的声名，反而使他的声名更盛，因为人們从他对自己立这样大功而能緘默不言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的抱負和前程是不可限量的。

19 阿古利可拉洞悉省中的民情；同时，他从前人的經驗中得到教訓，知道在武力鎮服以后如果繼之以暴政，那么就会前功尽弃。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斬断战乱的根源。他从本身和自己的僚屬着手，

首先治理家政，而齐家之难殊不在統治一省之下。他从不通过免奴(libertus)[44]或奴隶来傳达公事。在选拔将吏的时候，他不从私人感情出發，也不为亲友們的私人推荐或恳求所动；他唯才是任。他洞察纖末，但并不事必躬亲。他寬恕輕微的过失，而严厉地处分重大的錯誤。与其对犯罪的人施以刑罰，他倒情願看到罪人悔过自新。他宁願把权力和职务交給不致犯錯失的人，而不願意等他們既已犯錯失之后才来处罰他們。他以平均負担的办法来减輕人民的貢賦，而同时廢除一切巧取豪夺的虞詐手段，因为那些手段往往比賦稅本身更为苛重。以前，該地的居民要去守候在谷倉旁边購买谷物，但那谷倉却是严封不动的，谷物的买卖也是买空卖空的，而谷价倒抬高到不能想像的程度，可是他們必須忍受这种滑稽的作法。因为当时规定交納租賦的地点非常遙远，道路又崎嶇不平，以致就是离冬营很近的部落也不得不把谷物运到偏僻的地方去；为了使每个人都很方便，才有上面的办法，而那个办法却又变成少数人渔利的手段了[45]。

由于前任总督們的疏忽或殘暴，使太平日子也和战时同样的 20
可怕。阿古利可拉在到任的头一年，就立刻廢除了上面所說的那些苛政，人民才能真正享受太平之福。当夏天来到的时候[46]，他調集了兵馬，亲临行陣，褒奖軍紀严明的部队，而严格地約束那些涣散游惰的士兵。他亲自选擇安营扎寨的处所，亲自巡視各个河口和森林。他經常出兵突然襲击敌人，使敌境荒蕪，并使敌人疲于奔命；当敌人飽受惊惶的时候，他很寬和地誘諭他們，啓以求和之路。因此，有許多直到此时仍未归附罗馬的国家現在都納質归降而不再与罗馬为敌了。阿古利可拉規划精密地在这些国家之間建立許多塢壁以屯駐兵馬，以往，新获得的不列顛地区从来沒有像这样不受攻击而就归服了罗馬[47]。

21 在第二年的冬季里，实施了一些善后的措施。为了使一群分散的、野蛮而好战的居民能够由于舒适而安于平静的生活，阿古利可拉对于修盖庙宇、公共場所和住宅都予以私人的鼓励和公家的协助。他奖励那些勤勤勉勉的，飭斥那些游手好閑的：因此，居民不再是被迫服役，而是以自动的竞爭来响应他的鼓励了。他使酋长的兒子們都接受通达的教育。他不喜欢高卢人的勤勉，而对不列顛人的聪慧表示特別的嘉許，因此，这些从来不接受拉丁語的居民現在居然学習罗馬人滔滔不絕的辞令来了。并且，他們也以穿着罗馬人的衣裳为荣，穿拖袈(toga)之風大为流行。他們逐漸为一些使人堕落的器物設备如花厅(porticus)[48]、浴池和風雅的宴会等所迷惑。所有这些正是他們被奴役的一种方式，而他們却愚笨得把这些东西称为"文化"。

22 到了他出师以来的第三年[49]，又开始进攻新的土著部落，直到塔淖斯(Tanaus)[50](河口名)为止，軍鋒所及，遍地成墟。这一次攻击使敌人甚为惊惧，以致当我軍受到暴風侵襲的时候，他們也不敢来襲击；还讓我軍能利用时間来修筑塢壁。久經战陣的将士提到，沒有一位将軍能比阿古利可拉更善于选擇适宜的地势；阿古利可拉所修建的塢壁沒有一个曾被敌人攻陷过，也沒有一个因为敗北或逃亡而被放弃过。这些塢壁中都有一年的儲积，因此可以对付长期被圍的局面。到了冬季，边境無警报之虞，每一塢的戍軍都能够自保，而且还可以出兵襲击敌人。那些受挫折的、被困的敌人每每慣于从冬天的胜利中补償夏天的損失，而現在他們發現無論在冬天或在夏天，他們都同样地被击敗了。

阿古利可拉从来不貪婪地把旁人之功攘为己有；他的将士和吏屬凡有所施为，無一不受到他公正的裁察。有些人說他在譴責人时过于严厉，說他对待好人固然很和靄，而对待坏人也就相当严

峻。但是，他从不因怒而怀恨，他的冷淡和緘默并不可怕。他認为与其心藏忿恨，倒不如怒形于色了。

在第四个夏季中[51]，他巩固了已經征服的地方。如果依仗我們軍队的勇敢和罗馬的声威，我們可以把整个不列顛括入国境之內。在两岸都被海水深深切入陆地的两个海口克洛塔（Clota）和波多特里亚（Bodotria）[52]之間，仅为一条很狹的地峽，阿古利可拉筑了一列塢壁来防守此处，而現在在这条防綫以南的全部地方都已經被征服了，所以敌人便彷彿被赶到了另一个島上似的。 23

在出兵的第五年，阿古利可拉亲自乘第一只兵船領兵渡过克洛塔海口[53]，于屡战屡捷之后，征服了一些前所未知的部落。他派一支軍队駐扎在不列顛面临爱尔兰的一带地方，其目的倒不在于防御而在于乘机进取：因为爱尔兰位于不列顛与西班牙之間，对于环繞着高卢的那片海面来說，其位置甚为有利，它可以作为帝国中各个强有力的部分彼此联系的桥梁，因而造成互为声援之势。爱尔兰比不列顛要小一些，但比我們內海[54]中的一切島屿都要大。其土壤、气候、民情風俗大致都与不列顛相似。我們因为通商往来的緣故，对于該島的港口和通道大多熟悉。在这个島上，有一个小国的国王因为發生內乱而被赶了出来；阿古利可拉收留了他，表面上是款待他，而实际上是把他扣留住了，为了将来有利用他的地方。阿古利可拉常向我提起：只要一个官軍軍团和很少一部分輔軍就可以征服爱尔兰而占有之，占有爱尔兰对于不列顛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四方八面所見到的都是罗馬的軍队，不列顛人大概也就不会再有获得自由的希望了。 24

在阿古利可拉到任的第六年的夏天[55]，他把經略范圍扩展到波多特里亚以外的地区；但是，他恐怕边远地方的部落会發生大的騷乱，同时还怕他在进軍时受到阻撓，因此便派遣一队兵船沿着海 25

岸搜索，这是他第一次将这队兵船編入大軍之列，以后，这队兵船便随同他一直向前进發了。像这样水陆諸軍一时并进，軍容是非常雄壮动人的；而这些步軍、馬軍和水軍杂处在一营之內，便不免常常交談起各自的功績和惊險的事迹，他們彼此驕傲地夸比着：这方面談的是深林高山，那方面談的是怒海惊濤；这些人說的是在陆上的追奔逐北，那些人說的是在海上的乘風破浪。

我們从俘虏口中得知，不列顛人当看到我軍兵船的时候，無不惊駭，仿佛他們腹地的海洋已經被我軍长驅直入，而他們最后的逃生之路已經断絕了似的。因此，喀利多尼亚的部落立刻武装起来，他們准备的軍力很雄厚；而对于陌生的敌人，謠傳往往更夸大他們的声势。他們突然向我軍的塢壁进攻，他們的挑战使我軍为之惊动。那些外表上装成足智多謀而实际上胆小如鼠的幕僚們都向阿古利可拉进策，他們以为与其被敌人赶走还不如自动撤退到波多特里亚以南为妙。这时，阿古利可拉听說敌軍分成几路进攻，他因敌軍人多势盛，又熟悉地理，恐怕自己被敌軍包圍，于是下令把軍队分作三路迎敌。

26 敌人听到了我軍分兵的消息，立刻改变計划，集中全軍之力，于夜間襲击我軍力量最弱的第九軍团。他們砍倒那些睡意蒙矓或惊惶失措的哨兵，杀进寨来。两軍便在寨里交战，而这时阿古利可拉已經从探子口中知道敌人进兵的消息，他跟随敌人的踪迹赶来，命令馬、步軍中的健卒，从敌軍背后抄襲，全軍沿陣吶喊助威。比及天色漸曉，在晨曦中飄閃出阿古利可拉的軍旗：不列顛人發覚自己腹背受敌，不胜惊惶；而罗馬軍队精神倍长，他們不再以安全为虑，奋勇突杀，在寨門的狹道里展开激斗，終于把敌軍杀得紛紛潰竄。外面的罗馬軍猛烈扑击以表明自己在光荣地援救友軍，里面的罗馬軍奋力冲突以表示自己并不需要援助。那些逃竄的敌人如

果不是依靠沼澤和森林掩蔽了他們的話，也許这一場胜仗就可以結束战事了。

当我軍获悉这次胜利，并为他們的光荣所激励的时候，他們高呼：他們是所向無敌的；他們一定要攻进喀利多尼亚的腹地；而最后在屢战屢捷之后，他們要發現不列顛最遙远的边緣。那些方才还自命为謹愼多謀的人們，現在却变得得意忘形而自吹自擂起来了。每当胜利的时候，人人都把功績归于自己；每当失败的时候，都归罪于一人：这也是战爭中最不公平的特点。但是，不列顛人認为他們之战敗并非由于我軍的勇敢而是由于我軍統帅的調度及时，所以他們絲毫沒有自餒，他們把年青人都武装起来，把妻室兒女迁到安全的地方去，他們聚集了各个部落，宰杀牺牲，歃血为盟。在这种情形下，敌我双方的斗志方兴未艾。 27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里，有一支从日耳曼尼亚征集而送到不列顛来的烏昔鄙夷人 (Usipii)[56]的軍队，闖下了一件値得提到的大禍。他們杀死了一个百夫长 (centurion) 和一些为了傳授軍紀而被編制到他們軍中充任教練的兵士，然后坐上三只輕帆船，强迫舵手引路。其中有两只船上的舵手因受嫌疑而被杀，他們就在一个舵手的引导下，乘着他們叛变的消息尙未傳出的时候，以奇妙的方式駛过海岸而他往。不久以后，他們为了找寻飲水和生活必需品而上岸与一些看守自己財物的不列顛人冲突起来。他們有时能擄掠一些东西，有时被不列顛人击败，最后穷困得自己彼此相食，起先是吃那些体力較弱的，后来就由抽签来决定誰該被吃。他們就这样航行，繞过了不列顛，后来因为他們不懂得操縱船只而弃船上岸，他們被当作了海盜而先后为斯維比人 (Suebi) 和弗累昔夷人 (Frisii)[57]所捕获。其中有些人被卖为奴隶，后来又轉卖到萊因河南岸罗馬帝国境內，这些奴隶因为泄露了他們所曾經經历过的这 28

一段冒險生涯而为人所唾罵。

29 在夏天开始的时候[58]，阿古利可拉遭受了一次家庭中的打击：他在一年以前所生的一个兒子死去了。对于这个損失，他既不是像許多剛强的人所表現的那种若無其事的样子，也不像妇女們那样悲哀哭泣。他借經营軍务以忘怀自己的悲痛。他派遣一支兵船向敌境各处襲击，使敌人处处提防而不知我軍意向何在；然后，他率領大軍，并挑选一些勇敢善战和平时曾长期試用过足以証明其忠实可靠的不列顛兵士随軍前往，輕装掩进，向敌人所占据的格劳庇烏山 (Graupius)[59]进發。至于不列顛人一方面：他們絲毫沒有为上次的失利所吓住，他們看到了不力图复仇就会要受奴役，而且終于明白了必須团結一致才能抵御共同的危难，所以他們各部之間彼此互派使节，訂立盟約，把全族的兵力集中起来应战。这时候，带甲枕戈之士已經有三万多人，而国內的少年人和一些老而益壮的人們还源源不断而来，在战爭中立过功勛的战士都佩戴着自己的奖章。据說，这个时候，在他們所有的酋帅之中，有一个最勇敢而出身最高貴的酋帅，名叫卡尔加庫士 (Calgacus)，他向四面云集准备赴战的大軍作了下面的演說：

30 “当我一想起这次战爭的起因和我們目前处境的窘迫的时候，我的心就激动得厉害，因为我相信：整个不列顛获得自由的开端就在今天，就在我們这个同盟。我們全都是还沒有被奴役过的人；但現在，我們的后面已經再沒有退路了，罗馬的兵船已經威胁着我們，海洋也不能再保障我們的安全了。因此，战爭、訴諸武力，不仅是勇敢的人建功立名的时机，也是貪生怕死的人的唯一生路。以往抵抗罗馬人的那些或胜或敗的战役，还在我們身上留下了最后一綫得救的希望；因为我們是全不列顛威名最著的一族，因为我們住在不列顛的腹地，因为我們見不到那些被征服者的海岸，所以，

連我們的眼睛都还不曾受过奴役的毒疫的污染。对于我們这些居住在天地尽头、居住在最后一小塊自由的土地上人們而言，这个保持着不列顛光荣的人世仙境，直到今天以前一直是我們的一个保障。而人們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总覚得是有些神妙莫測的。但是，現在不列顛的边涯已經暴露無遺了。我們以外不再有别的部落了，除了波濤，除了岩壁，就只有那比波濤、岩壁更为可怕的罗馬人，就只有那即使你卑躬屈节也逃不了他們的压迫的罗馬人了。那些蹂躪世界的强盗！陆地已經被他們糟踏得干干净净，他們現在又要到海上来抢劫了。如果他們的敌人是富足的，那他們就貪得無厭地掠夺敌人的財物；如果他們的敌人是貧穷的，那他們就千方百計地把敌人置于他們的魔爪之下；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哪兒都不能使他們感到饜足。全人类中也只有他們才对于無論穷富的人都怀着同样迫切的貪心。去搶、去杀、去偸，他們竟把这些叫做帝国；他們造成一片荒凉，他們却称之为天下太平。

“兒女和亲人，天生就是每一个人最亲爱的人；但現在却要把 31
我們的兒女和亲人从我們身边調走，送到别处去当奴隶。我們的妻子和姊妹，縱然能避免敌軍的强奸，也会在亲善和好客的名义下遭受玷辱。我們的財物被他們当貢税收走，我們的收成变成了他們的儲积。就是我們自己的肢体，也只有在侮罵和鞭打之下去做清除森林池沼那些不胜其疲劳的苦工。生下来就是奴隶的奴隶也只被出卖一次，而且，他們还是由他們的主人养大的；但是，不列顛却日复一日地养大和出卖着自己的人去給别人做奴隶。我們看到，在一个家庭里，新来的奴隶常常是老伙伴的嘲笑对象；同样地，在这一个早就受奴役的世界中，我們正是新来的奴隶，正是最不值錢的人，所以我們是注定了要任憑宰割的。如果我們这兒有肥沃的原野、有矿山、有海港，那么，或者还可以讓我們上那些地方去做

工而保留我們的殘生，但我們什么也沒有。我們的勇敢，我們堅强不屈的精神，已經是主子們看不順眼的东西；何况那曾經保障我們安全的遙远和隐僻，更会使他們放心不下。由于这一切，你們决不可能有求得寬赦的希望，不論你們看重的是安全，还是光荣，总之，除了鼓起勇气以外，沒有別的更好的道路可走了。不列甘特斯人在一个女人的領导下尙且能燒掉一个殖民城和攻陷一个营地，要不是他們在胜利以后疏忽怠慢的話，他們早就摆脫枷鎖了。現在，瞧我們的吧，瞧我們这些堅强不屈、从来沒有丧失过自由的人們吧！要讓他們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来領教領教，在喀利多尼亚还有什么样的英雄好汉！

32 “你們以为罗馬人作战的勇敢也会和他們平时的淫蕩一样厉害嗎？要知道，只是由于我們的內哄，才造成了他們的威名；只是由于他們对手的錯誤，才造成了他們軍队的光荣；他們的軍队都是由四方八面各个种族的人拼湊起来的，只有胜利，他們才能团聚在一起；一打敗仗，他們便会土崩瓦解。那些高卢人、那些日耳曼人，（說来很慚愧）还有那些不列顚人，虽然他們拿自己的血肉来替异族統治者作战，可是，他們以前与罗馬人敌对的时間，远較他們現在受罗馬人奴役的时間为长久，能認为他們都会忠心赤胆地归附罗馬人嗎？靠恐惧来联系感情是不稳固的，一旦恐惧消失以后，那些人就会开始仇恨了。一切鼓舞着胜利的力量都在我們这一方面。在罗馬人那方面，沒有妻子在鼓励他們前进，沒有双亲在斥責他們敗退。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沒有家乡，即或有家乡，也不在此处。他們的人数是很少的，他們处在生疏的环境里是感到不安的，他們举目四望，所見到的蒼天、碧海和深林都使他們有置身异地之感；諸神已經把他們像甕中之鼈一样地送到了我們的手中。不要被他們那無用的漂亮的裝飾，被那金的、銀的閃光所吓倒，那些东

西旣不能保护誰，也不能伤害誰。就是在敌人自己的战綫里，我們还可以找到我們的帮手。那些不列顛人会懂得他們应該替誰作战；那些高卢人会回想起他們往日的自由；那些日耳曼人会抛弃他們，像最近烏昔鄙夷人逃跑了一样。此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們的塢壁都已經空了，他們的殖民城只剩下了老弱殘兵；在心怀不服的百姓和横加暴虐的統治者的城市里，只有仇視和异心。在这一面，你們有一位將軍和一支軍队；在那一面，有着貢稅、矿山的苦工和种种受奴役的痛苦。你們究竟是打算长期忍受那苦难呢，还是想立刻向他們报仇呢？这就要在这个战場上来决定了。当你們投入战斗的时候，想一想你們的祖先和你們的后代子孙吧！”

他們听了这篇演說以后，人人都奋發激动起来，他們按照蛮族 33
的習惯唱着、叫着并吶喊着。接着他們便都聚攏来，閃动着兵器，最勇敢的人排列在最前面。在罗馬軍方面，当排列陣式的时候，阿古利可拉考慮到他的士兵們虽然斗志旺盛、躍躍欲試，但似乎还应当給以鼓励，因此，他向將士們說道：

“战友們！以你們的勇敢，以罗馬国家之灵，以你們和我的忠誠与努力，你們在不列顛战無不胜，攻無不克，到現在屈指已是第七个年头了。在以前的一切战役和行軍中，無論是在冲鋒陷陣、杀敌致果方面，無論是在攀越險阻、刻苦耐劳方面：我对于我的士兵，你們对于你們的統帅，都沒有什么感到遺憾的地方。所以，我們說来都已經胜过了我們的前人：你們胜过了以前的駐軍，我也胜过了以前的总督：今天，我們已經掌握了不列顛最远的一隅之地，这不是什么謠傳或虛声，我們現在眞正用兵营和軍队占据了这个地方。我們不仅發現了整个不列顛，而且征服了整个不列顛。每当行軍的时候，每当登山涉水使你們走疲乏了的时候，我时常听到我們最勇敢的人在嘆息：‘哪一天我們才会遇到敌人呢？哪一天才开仗呢？’

敌人現在来了，他們現在已經無处藏身了，你們的願望、你們的勇敢，再沒有什么障碍了。一切都有利于我們的胜利；但如果失敗了的話，遍地都是荆棘。我們已經走过了这么多的森林，渡过了这么多的渡口，我們再向前挺进，就可以立下不世之功；但如果一旦后退，現在已經克服了的这些險阻艰难都会成为我們最大的危关。我們对地理的熟悉不如敌人，我們的供应不如敌人，我們只有双手和刀劍，依靠它們，我們就有一切。就我自己而言，我早就相信：退却对軍队和統帅都是危險的。不仅光荣的犧牲胜过含羞苟活，而且，对我們說来，生存和光荣是分不开的。退一步說，即使我們死了，死在这天涯地角之处，我們也足以自豪了。

34 “如果你們陣前面对着的是一些陌生的部落和从来未交过战的敌人，那么，我还需要用别的軍队的例子来鼓舞你們。但現在呢，你們只需要回想一下你們自己以前的光輝战績，只需要問一問你們自己的眼睛就够了。他們就是去年乘着黑夜里向我們一支孤軍进襲的那些敌人，你們曾經用一陣吶喊就把他們赶跑了。毫無疑問，这些人是不列顛人中最不中用的逃兵，正因为这样，他們才活到今天。正好像猎人追进了森林一样，所有最凶猛的野兽都向他扑来，而最懦弱的动物早就聞声四散了；同样的，最勇敢的不列顛人早就倒下去了，剩下的只是一群卑怯無用的懦夫。你們之所以到最后才遇見他們，并不是因为他們能守住他們的乡土，而只是因为他們已經被我們追得走头無路了。他們那不得不作背城一战的困境和他們那战战兢兢極端畏惧的心理，使他們把战綫集中，死守在这里。你們可以在这里立下光輝灿烂的功勛。結束一切战役；以光荣的一日圓滿結束五十年的辛劳；向祖国証实：拖延战爭和引起叛变的責任的确不在于軍队的过錯！”

35 阿古利可拉的話还沒有說完，兵士們的情緒已經非常激动，当

他說完的时候，全軍报之以热烈無比的欢呼，他們在一剎那間都拿起兵器来准备战斗。阿古利可拉是这样布署他那情緒激昂、銳不可当的軍队的：他以輔軍步兵八千加强中軍，馬軍三千形成两翼。官軍則在营壍前列成长陣：这样一来，如果不用罗馬人流血就可以战胜的話，这場胜利更为光荣；如果輔軍被敌軍击敗的話，官軍也可以上前增援。当时敌軍屯在高地以示居高临下之势；前鋒在平地上列陣，而其余的軍队在山坡上由上而下形成一个弧形。两陣之前的平地上，車騎往来奔突，充滿着一片嘈杂的声浪。阿古利可拉看見敌众我寡，恐怕我軍前鋒和两翼同时受敌，于是命令前軍展开两翼迎敌：虽然陣式似乎拉得太长，虽然有一些軍官劝他把官軍調上来，但他意气弥厉，神志自若，不以为意；并且亲自下馬，把坐騎送走，自己徒步站在軍旗之下。

战爭开始时是远距离交战。不列顛人很鎮定、很熟練地使用着 36
他們的长劍和小盾，他們一面設法躱避或擋住我軍所射出的箭石，一面向我軍投擲一陣密集的标槍。阿古利可拉見两軍相持不下，于是催促两个巴塔威人 (Batavi) 和佟古累人 (Tungri)[60] 的步兵团[61]冲上前去短兵交战，以决胜負。我軍这些久經战陣的士兵对于短兵交战是很熟練的；但敌軍披着輕甲而使用笨重的兵器，所以感到窘迫不便。不列顛人的劍是不鋒利的，因此他們不宜于和敌軍短兵相接，也不宜于在广場上作战。巴塔威人逼近敌軍以后，用盾牌猛击敌人，打伤他們的头面，将平地上的敌軍击退而把陣綫向山上推进。这时候，其他輔軍步兵立刻一涌而上，爭先恐后地砍杀自己附近的敌人。大軍迅速向前追击，匆忙中留下了許多半死半活甚至全未受伤的敌人。敌人的車兵这时已經潰退，而馬兵夾杂到步兵中来交战[62]。虽然起先他們使我軍略感惊惶，但他們很快就被我軍堅密的行陣和崎嶇不平的地势所阻住。这場战爭中簡直看

不出是騎兵的交战，因为人馬都随着混乱而轉动；許多战車無人駕御，許多馬匹無人騎坐，惊惶狼狽地四处乱竄，甚至劈面撞进陣来。

37 許多不列顛人原先还沒有参加战斗，他們占据在山头上，因为看見我軍人数不多，毫不以为意，直到这时候，才开始逐漸冲下山来，向乘胜逐北的我軍后面包抄。阿古利可拉早就恐怕我軍遭受包圍，所以預先留下四个騎兵队以应战場上的急需，这时就命令他們抵擋敌軍的前进。敌人被击敗得四散逃跑的狼狽程度和他們进攻时的凶狂程度相当。这样一来，敌人原来的战略不但成了画餅，并且反而使自己遭受損害；这些罗馬騎兵队奉了阿古利可拉之命从战場正面繞道包抄敌軍之后。在这空曠的平地上，开始出現了惊怖可怕的景象。我军在奋勇追逐，杀伤和擒获了不少的敌人，但在遇到旁的逃亡敌人时又只好把已經俘获的敌人杀死。这时候，敌軍之中由于各人性情气質不同，有些部队手执武器在一小撮追逐者之前全軍潰逃，而另一些敌人赤手空拳却还冲到陣前来送死。到处都是兵器、尸身和斬断的肢体，血流盈野，腥臭不堪。敌人虽然在潰敗之中，但也不免时时感到憤怒和激起勇气。当他們到达树林中时，又重新聚集起来；由于他們对地形熟悉，他們可以包圍住那些跑在最前面和最疏忽大意的追逐者。幸而阿古利可拉照顧周全，他指派一支作战力强的輕装步兵和一些下馬步行的騎兵去搜索林木陰密之处，而另派一队騎兵去搜索林木較疏的地方，要不是这样的話，我軍的乘胜輕敌就会遭受严重的損失了。当敌人發現我軍重新在紧密的行列下追赶他們的时候，他們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成群結伴的逃跑，而自顧自地四散奔竄了。他們逃到很远的、渺無人迹的荒野去覓求藏身之所。一方面因为天色已晚，一方面因为厭倦于流血，我軍才沒有繼續向前追赶。这一仗杀死了敌軍将近万人，我軍死亡的有三百六十人，而步兵将領奥魯斯·阿特利

古斯 (Aulus Atlicus) 也在其內，他那年少英勇的气概和他坐下那匹縱横騰越的駿馬使他直冲到敌人陣里去了。

胜利者因为打了胜仗和获得了战利品，欢天喜地度过了一个 38
愉快的夜晚。而在男女哭声嘈杂中迤邐而行的不列顚人却扶着伤員、呼应着沒有受伤的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甚至在憤怒中焚燒了自己的家园，去找寻那栖息片刻的藏身之处。他們一会兒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会兒又各自分离。他們看到自己最亲爱的人时，不覺心腸放軟，但也往往更容易引起心头的怒火。毫無疑問，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都向自己的妻子和兒女發泄自己的怒气，仿佛这就是怜憫她們的命运。到了翌日，更清楚地显出了胜利的景象，四处都籠罩着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静：群山孤寂；远处的村舍冒着殘烟；斥候們連一个人也沒有見到。四方八面都派出了斥候；但确实發現敌人已經逃得無影無踪，也沒有重整旗鼓的打算。当时夏天已經过完，也不可能再扩大战爭了，于是阿古利可拉率大軍轉入波瑞斯狄人(Boresti)[63]之境，他接受了他們的納質归降。随后他命令水軍統領率領一支軍队繞着不列顚航行[64]，兵鋒所至，各地聞風慴服。阿古利可拉本人則率領馬、步軍緩緩行师，以他行軍之特別緩慢来威鎮那些新被征服的部落，最后全軍进入冬营。这时，水軍兵船已經沿着該島整个南岸航行了一周，乘着順風耀武揚威地回到了特魯庫倫港(Trucculum)[65]。

虽然阿古利可拉在他的捷报中絲毫不曾用自驕的語气来夸大 39
上述的这一連串的事实，但多米先还是一如慣例地面作喜色而心怀忐忑。他自己覺察出所有的人对他最近虛报的战胜日耳曼人的功劳都付之以嘲笑，因为在这場假功劳中，他实际上只是从一些商人手里买了許多在衣飾和头髮上能够冒充俘虏样子的人而已。但是，現在这場眞正的輝煌胜利却杀死了成千上万的敌人，受到了隆

重的庆賀。一个臣下的名声超乎皇帝之上，这件事使多米先極为担心憂慮：如果別人在軍功方面着了先鞭的話，那么他对于雄辯口才和对于公众才艺施以裁制也無济于事了。对于別的荣誉，他尽可以熟視無睹，但是一位名将的德望就是据登帝位之資。因此他感到憂愁煩恼，并暗怀忌恨之心，这正是他潜包禍謀的征兆。他决定最好等阿古利可拉的声望和軍队对他的爱戴稍衰以后再表露自己的仇恨。

40 阿古利可拉这时仍然是不列顛总督，因此，皇帝命令元老院議定頒給他以胜利勛章，賜以加桂冠雕像的光荣及其他用以代替凱旋仪仗的物品，还加以許多褒揚的表示；但同时却附带暗示将調阿古利可拉迁任叙利亚总督之职：原任叙利亚总督、执政級的阿提里烏·茹夫斯（Atilius Rufus）死后，該职出缺，而这个职位是专留給有声望的人物的。許多人都相信有这样一回事：据說多米先曾派遣一个負有秘密使命的兔奴将調任叙利亚总督的公文送給阿古利可拉，但皇帝对这个兔奴的指令是：只有当阿古利可拉还在不列顛的时候，才将这个公文交給他；而这个兔奴在渡过海峽的途中遇見了阿古利可拉，于是他甚至連致意的表示都沒有就立刻回到多米先那兒去了。这个傳說可能是眞实的，也可能是杜撰出来形容多米先的为人的。

就在这个时候，阿古利可拉将平安無事的不列顛行省移交給他的繼任者[66]。为了避免在回到罗馬时被許多人欢迎的热鬧場面弄得引人注意，因此他在夜間进城，这样就躲过了朋友們的接待。他进宮謁見也在夜間，这是遵照指示的；多米先仅仅匆匆地吻抱了他一下，一句話也沒有說，而阿古利可拉也就立刻混杂在一群阿諛諂媚的人們中間去了。立下軍功的声望是会使尸位素餐之徒側目而視的，阿古利可拉为了想用別的长处来冲淡自己在这方面

的声望，他尽力使自己安于优游、恬静的生活，衣冠朴素，談吐和藹，除了一二朋友以外不与他人交游往来。世俗之士，大多以貌取人，以仪表之壮丽来断定人物的偉大，因此，他們在仔細端詳阿古利可拉以后，看不出他有何等异于常人之处；只有極少数的人才能別具慧眼。

在这段时期中，經常有人暗地在多米先面前讒害他，而多米先 41
也往往暗地饒过了他。他处境之所以險恶，并非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也不是有什么受他侵害的人控訴他；而是因为有一位嫉賢如仇的皇帝，而是因为他的威望显赫，而是因为有一些使他受禍最深的敌人，那就是頌揚他的人們。此后不久便是国家多难之秋，所以阿古利可拉仍然使公众不能忘怀。在这个时候，我們一些将軍們要不是急功冒进，就是逡巡退縮，因此，在美細亚 (Moesia)、在达契亚 (Dacia)、在日耳曼尼亚[67]和潘諾尼亚(Pannonia)，我們都損失了不少的軍队，許多将軍和士卒都被敌人圍攻、俘获。这时候，敌人所威胁的不只是帝国的边境和河岸，而是官軍的冬营和国境之內的本土。这时候，禍事重重，接連不断，在整年之內，充滿着杀伤和劫毀的事件。因此，輿論都要求派阿古利可拉任統帅之职；人們把他那坚定的意志、充沛的精力以及作战的經驗拿来和旁人的荒惰迟緩、胆小怯懦作对比。当然，这些議論都傳到了多米先的耳中，而皇帝手下那些免奴中最好的人向他所进的忠言款曲，和最坏的人所进的讒言誹謗，都激起了这位天性險毒的皇帝的怒火。于是，一方面由于阿古利可拉本人才德过人，一方面由于旁人的錯誤，他立刻就被推上了光荣的悬崖。

用抽签方式来决定他出任阿非利加行省或亚細亚行省总督 42
的一年来到了。不久以前，齐維卡 (Civica) 被害身死，这足可以为阿古利可拉前車之鑒而多米先也無需再向他另行警告了。有些領

悟到皇帝意旨的人們前来找阿古利可拉，彷佛只是为了自己打听信息似地問他是否願意出任总督。他們起初贊美退休閑居的乐趣以暗示他；接着，他們又表示願意替他效劳，使他能够辞謝官职；最后，他們放下臉来以恐吓和悬求并用的方式把他带到了多米先面前。皇帝預先准备好一副伪善的样子，摆出高傲的架子，听取阿古利可拉自請謝职的要求；然后才批准了他的要求，还接受了他的感謝；多米先虽然玩了这样一套装模作样的把戏，但他却毫無羞愧之色。一般对执政級的总督所賜給的俸祿，多米先曾經賜給过别的总督，但現在却不給阿古利可拉：也許是由于阿古利可拉沒有向他申請而冒犯了他；也許是由于他心中慚愧，因为这样一来，他之命令阿古利可拉自請退职彷佛是用錢賄买得来的了。仇恨自己所伤害过的人，这是人类的天性。不过，多米先虽然生性暴戾、心腸狠毒，他終于为阿古利可拉的謙和、謹愼所感化。阿古利可拉从来不用驕矜自大或無謂的傲上态度来博取声名和招惹是非。有些人专門崇拜藐視权威的人物，但他們应該知道：就是在暴君之下，也有偉大的人物；而温順服从如果能和奋發有为的精神結合在一起的話，也自可达到高貴的境地，但許多人却只会以一种毫無利于国家而徒然招取杀身之禍的匹夫之勇来沽名釣誉而已。

43 阿古利可拉之逝世，使我們感到無限悲伤，使他的朋友們感到伤痛，無論知与不知，莫不怀悼。一般的民众和这些忙忙碌碌的人們不断地到他家中吊唁，并且在公众或私人的集会上談論着他。沒有一个人听到阿古利可拉的死訊以后感到庆幸，或者立刻忘怀。当时盛行一种流言，說他是被毒害死的，因此更增加了人們对他的哀思。但我本人对于这件事却沒有任何根据可作判断。可以肯定的，是在他整个卧病的期間，皇帝的亲信免奴和侍医来看他的次数極为頻繁，这对于一个通常只派使臣問候的內廷說来是破例的

事。这可能是关切，也可能是伺察。当他临終的时候，接二連三的傳信人把他临死时的每一声痛苦呻吟都报告給皇帝；沒有人会相信：一个人对于使自己悲痛的消息竟会盼望得如此迫切。但皇帝在外表和举止上装出一些悲痛的样子。現在他可以不再仇恨了；而且，把他那快慰的心情掩飾起来，要比掩飾他的畏惧心理更容易得多。大家知道，在阿古利可拉的遺囑中，宣布他的賢妻、孝女和皇帝同为他的繼承人；皇帝对于这一点表示很高兴，好像这是褒頌他的一个肯定的表示。他的头脑不断地被阿諛諂媚的言語蒙蔽到这种地步，以致他甚至不能体会：只是暴君才会被一个慈父当作繼承人的。

阿古利可拉生于凱烏斯·凱撒第三度任执政官之年[68]六月十 44
三日，死于科勒加(Collega)和普累斯古斯 (Priscus) 任执政官之年[69]八月二十三日，享寿五十有四。后世人会想知道他的風采吧！他的風采是儒雅胜于威猛的。从他的外表来看，絲毫沒有令人凛然生畏的地方，完全是一副溫文尔雅的样子。誰都很容易相信他是一位仁厚长者，而誰也都会很願意相信他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就他本人而論，虽然他在盛年即已与世长辞，但以他一生所享的功名荣耀而言，他所活的时間比起旁人要算是很长的了。那些存乎美德之中的眞正幸福，他实在已經享尽無遺了。仕宦而至执政，用兵而奏殊功，人生至此，尙复何求。亿万財富，对他說来，毫不足以动心，而他所有的資財也足以和他的显耀相称。他死在他的妻子和女兒以前，当他死的时候，他的荣誉不曾遭受掩蔽，他的声名正如日中天，他的亲友都还很兴旺；他算是死得其时，因为他躲过了不久即将到来的灾难，这正是他的幸运。虽然他曾告訴过我，他預見到并且希望天假以年，使他能看到現在这个幸福时代的来临，能看到图拉眞坐在帝位上；但是，他之先期而逝，也未尝不是一种善

果，因为他躲过了后来的一些日子；在那些日子里，多米先絕無間断地、不容有喘息之机地把国家的元气斲丧殆尽了。

45 阿古利可拉不曾見到一群手执兵器的人圍攻元老院，不曾見到杀死了我們这么多执政級的官員，不曾見到这么多的罗馬貴妇人逃亡和被放逐于外。在他死以前，卡茹斯・梅提烏斯（Carus Metius）[70]还只逞狂过一次，美薩里努斯（Messalinus）[71]还只是在阿尔巴（Alba）[72]的墻內吵吵嚷嚷而已；馬薩・拜彼烏斯（Massa Baebius）[73]还沒有被釋放。可是，他死以后不久：赫尔維底烏就被关进了监獄；毛利古（Mauricus）[74]和茹斯替古斯就被强迫隔离开来[75]；我們就醮上了塞內契阿無辜的鮮血。尼罗虽說暴虐無道，但他对于自己所指令的酷行也还避而不睹；然而，居于多米先之朝，我們最难以忍受的一些痛苦就是要去看别人受罪和在自己受罪时讓别人来看，就是我們心里知道我們的嘆息声都会被人記录下来視为罪行，就是我們要去看着那么多慘無人色的面容，去看多米先那副殘忍凶暴的样子和他那張唯恐不意之中流露愧色因而老是鼓得發紅的面皮[76]。

阿古利可拉，您眞是幸福的人，不仅因为您生尽其荣，而且还因为您死得其时。当您临終的时候，那些听到您的遺言的人們都告訴我們您那視死如归、从容瞑目的情景，您仿佛要尽力来寬恕您的君上。至于我和您的女兒，在丧失父亲的悲痛而外，更足以增我們之慘怛者，是我們为事务所牵，未能在您困于疾病的时候伺候在您的身旁，未能在您弥留之际安慰您的心灵，我們未能注視您、拥抱您，以塡补我們心中的空虛。無疑地，我們会得到您的許多教訓、許多遺言，我們会把这些遺訓銘心刻骨，永志勿忘。早在四年以前，我們即已远离了您，当年一别，竟成永訣，这是我們悲痛之最深者。我們最高貴的父亲！当然，当您临終的时候，您最亲爱的妻

子是在您的身旁的，她是会向您極尽爱撫之情的；然而，其他的亲人却沒有在您的身旁洒泪告别，而在您最后的一瞥中，您一定会因为看不見您所盼望的人而感到惆悵。

如果正直的灵魂眞有安栖之所；如果眞像聪明人所相信的那 46
样，高貴的灵魂不与肉体同归消灭的話，那么，您就安静地休息吧！把我們、把您的亲人，从軟弱的悲哀和兒女子般的哭泣中喚醒吧！讓我們来深深地怀念您的美德！因为一想到您的美德，我們就不会再捶胸頓足、痛哭流涕了。还是讓我們以極度的虔誠和無限的感謝心情来尊敬您吧！而且，如果我們的能力允許的話，我們要用和您齐踪比翼的心情来尊敬您。这才是眞正的尊敬，这才是您的亲人对您的眞正的爱。我所要囑咐您的妻子和女兒的是：她們应該在心的深处默念您的言行，她們不要只顧怀想您的遺容，而要更加怀念您的遺德。并不是說，我反对用大理石或青銅来雕塑您的形象；但是，一切能模仿人的面貌之物都和人的面貌同样的脆弱，它終有毁灭之一日，唯独精神的型范則不可以用某种外物来表达，不可以借艺术来表达，而只有在我們的生命中才能表达出来。我們之所永远爱戴于阿古利可拉者，我們之所永远敬仰于阿古利可拉者，将岿然长存，长存在人們的心里，长存在無穷無尽的岁月里，长存在那歌功頌德的口碑之中。时間的浪潮的确卷走了許多死去的人們，卷走了丑恶的、卑鄙的人們，把他們冲得無影無踪；但是，历史和傳說却会使阿古利可拉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注　　釋

〔1〕茹提里烏(Rutilius Rufus, P.)：罗馬政治家和演說家。公元前111年任大法官，105年任执政官，95年任亚細亚总督。因严懲包稅人的貪汚行为而遭人讒害，于公元前92年被放逐出罗馬。他曾用希腊文写过罗馬史和自傳。

〔2〕斯考茹斯(Marcus Aemilius Scaurus)(公元前163—88年)：罗馬政治家。有演說辞流傳于后世，但找不到他写自傳的事实。他的兒子与他同名，但也沒有写自傳的事，而且政績頗劣。塔西佗所指的应当是前者。

〔3〕根据楼布古典丛書哈吞氏英譯本(以下均簡称哈氏英譯本)，該句拉丁原文为"quam non petissem incusaturus, tam saeva et infesta virtutibus tempora."，但比尔努的法文譯本(以下簡称比氏法譯本)所根据的拉丁原本，将逗点放在petissem之后而在incusaturus之前，其意义当为"如果我的目的在于詈駡这个如此仇視和伤害美德的时代，那倒不必請求寬恕了"。車迟和布洛居礼布二氏的英譯本(以下均簡称車布二氏英譯本)的譯法正是这样，也許他們所根据的拉丁原本和比氏法譯本相同。但是，哈氏英譯本的原文比較可靠；而且从文义上說，哈氏的譯法較好，所以我們現在仍根据哈氏英譯本。

〔4〕茹斯替古斯·阿茹勒努斯：罗馬政治家，共和派人。公元66年任保民官。他是拜图斯的弟子，因为給拜图斯作傳而于94年被多米先害死，他所写的傳記也被焚毁。参看本傳第45节。

〔5〕特拉薩·拜图斯：著名的罗馬元老院議員和斯多噶派哲学家。他因得罪暴君尼罗而于公元66年被处死。他的女兒嫁給普累斯古斯。

〔6〕赫倫尼烏·塞內契阿：出生于西班牙，在多米先朝任稅务使之职，共和派人。他曾接受普累斯古斯寡妻樊尼雅(Fannia)的請求而替普累斯古斯作誄辞，因此被多米先处死。

〔7〕赫尔維底烏·普栗斯古斯：罗馬政治家，共和派人。因受其岳父拜图斯的影响而信仰斯多噶派哲学。公元66年，尼罗将拜图斯处死，将普栗斯古斯放逐出意大利。公元68年始被加尔巴召回，但后来为魏斯巴兴所杀。

〔8〕佛倫一尤里邑：在高卢南部，系凱撒所建。其位置約相当于今日法国馬賽北面之弗勒羽(Fréjus)。

〔9〕凱烏斯·凱撒：即有名的暴君加利古拉（Caligula）。

〔10〕馬古斯·西拉努斯：罗馬政治家。公元19年任执政官。他的女兒嫁給皇帝凱烏斯·凱撒。他曾任阿非利加总督，因屡次向凱烏斯·凱撒进忠言而遭恨，最后被迫自杀。

〔11〕馬西利亚：罗馬时代高卢南部的城市，即現代法国馬賽之前身。

〔12〕阿古利可拉初到不列顛軍中服务在公元五八年。

〔13〕随多尼烏·鮑利努斯于公元五九年被皇帝尼罗任命为不列顛总督。

〔14〕罗馬在边境上所建之殖民城，专用以屯駐退伍的兵員。

〔15〕塔西佗此处所述，即指鮑蒂赤雅所領导之不列顛人起义而言，参看本傳第15、16两节。

〔16〕阿古利可拉結婚在公元六一年。

〔17〕任税务使在公元六三年。

〔18〕任保民官在公元六六年。

〔19〕任大法官在公元六七年。

〔20〕当时第二十軍团駐在不列顛，其統帅受不列顛总督指揮。阿古利可拉受命統帅第二十軍团在公元六九年。

〔21〕白提里烏·車累亚利斯最初曾在随多尼烏·鮑利努斯手下服务。后来又曾在别的战場上立过功。公元70年，被魏斯巴兴任命为不列顛总督。关于他征服不列甘特斯人的事迹，参看本傳第17节。

〔22〕阿古利可拉于公元七三年获得貴族身份。

〔23〕阿古利可拉任阿奎达尼亚总督在公元74至76年，任执政官在公元77年。

〔24〕罗馬执政官在卸任之后，習慣上出任大省的总督；所以当阿古利可拉将要就任执政官的时候，已經有人預先估計他在执政官卸任后会出任哪一省的总督了。

〔25〕阿古利可拉出任不列顛总督在公元78年夏季。

〔26〕法比烏·茹斯替古斯：罗馬史学家，为克劳底烏与尼罗皇帝时代人。

〔27〕罗馬人称不列顚島北部的苏格兰高原地带为喀利多尼亚。

〔28〕奥喀德斯群島即今苏格兰以北的奥克內群島（Orkney Is.）。

〔29〕古代人称地球最北的一个地方为"北溟之国"，其地址是很难确定的。最先提到"北溟之国"的是希腊亚力山大大帝时代的著名航海家皮提亚斯（Pytheas）。据他的报导，北溟之国离不列顚約有六日航程。有人以为所指的就是冰島；有人以为是挪威的一部份；但根据托勒密地图看来，古人所謂北溟之国可能就是設得兰群島（Shetland Is.）中的門兰島（Mainland）。

〔30〕这一句是根据哈氏英譯本譯的，其他譯本意义上有出入。

〔31〕罗馬人所謂西魯瑞斯人即指当时居住于現代威尔斯南部地方的居民。

〔32〕即指不列顚而言。

〔33〕塔西佗的地理常識是比較貧乏的。在他那个时代，已經有許多人相信大地是一个球形；而他却还認为大地是一个平面，認为太陽是繞着扁平的地面的两端上升和下降的。因此，他在这里的叙述是很可笑的。他对于不列顚地理状况的报导，一部分由于傳聞失实，一部分由于他自己行文时以意为之，所以往往荒誕不經。不过，对于一位古代大文豪的作品，自然也不应当用現代科学的眼光来苛責它。

〔34〕已故的尤利烏斯即指尤利烏斯·凱撒而言。罗馬帝国时期对于死去的皇帝尊为神聖，故在其名字前面往往加上"divus"一字，直譯为"神聖的"，意思即指"已故的"。因为尤利烏斯·凱撒并未正式做过皇帝，所以这里只譯作"已故的"。下面遇到皇帝的名字均譯作"先帝"，不另加注。

〔35〕可參看"日耳曼尼亚志"第37节。

〔36〕奥魯斯·普劳提烏斯于公元43年受皇帝克劳底烏之命，为不列顚第一任总督。

〔37〕郛斯托累烏·斯卡普拉于公元50年繼任不列顚总督。不列顚著名的西魯瑞斯人的酋帅卡拉克塔古斯（Caractacus）就是被他俘虏的。

〔38〕莫那島即今之安格尔西島（Anglesey）。

〔39〕本段引号中的話，按哈氏英譯本所据之拉丁原文，系間接引語，沒有引号。但比氏法譯本之拉丁原文为直接引語，車布二氏英譯本之譯文也是直接引語，有引号。我們覺得用不列顚人自己的口气比用塔西佗的旁述

口气更为生动有力一些，所以改从后二种譯本了。

〔40〕鮑蒂赤雅是不列顚一个土著酋长（国王）的女兒。罗馬兵士曾强奸了她的两个女兒，因此引起她的憤怒。她領导不列顚人反抗罗馬統治者，在进攻殖民城时，杀死了将近七万多罗馬人。公元61年，起义失敗，鮑蒂赤雅自杀。

〔41〕不列甘特斯人所居住的地方約相当于現代的約克（Yorkshire）、都兰（Duram）、肯布尔兰（Cumberland）、威斯特莫兰（Westmoreland）和兰开夏（Lancashire）等地。

〔42〕公元78年夏季。

〔43〕鄂多未色斯人所居住的地方約相当于現代威尔士的北部。

〔44〕"libertus" 指被釋免的奴隶而言。

〔45〕以上这两句的拉丁原文为："namque per ludibrium adsidere clausis horreis et emere ultro frumenta ac luere pretio cogebantur. devortia itinerum et longinquitas regionum indicebatur, ut civitates proximis hibernis in remota et avia deferrent, donec quod omnibus in promptu erat paucis lucrosum fieret." 原文过于簡略，直譯出来很难看明白，車布二氏英譯本和哈氏英譯本的英譯文虽然都稍有增飾，但仍交代得不甚清楚。我們在这里根据个人的理解，在文字中略有补充，用以衬托原义。

〔46〕公元79年夏季。

〔47〕此句拉丁原文为："ut nulla ante Britanniae nova pars pariter illacessita transierit."，"illacessita"（不受攻击）一字的含义不很明确，不知指的是不受罗馬人的攻击还是不受邻近部落的攻击。哈氏英譯本譯作"……ever before passed over to Rome with so little interference from the neighbours"，可見哈氏認为是指"不受邻近部落的攻击"。車布二氏英譯本在这里譯作："……no newly-acquired part of Britain had before been treated." 前者过于武断，后者过于含糊，所以我們完全采取直譯，讓讀者自己去体会原意。

〔48〕"porticus" 指一种装飾得很华丽的过道，上有天花板，两旁有排柱，类似我国的长廊。但它除了作为通道以外，更經常用作休息的地方，大多比长廊更寬敞一些，在形式上和性質上都和我国旧式建筑中的花厅相仿

佛，所以譯作“花厅”似更恰当。

〔49〕公元 80 年。

〔50〕塔渟斯不知指的哪一条河的河口，許多学者对这个地名的考証存在着分歧的意見，有人認为是現代的苔衣灣 (Firth of Tay)，有人認为是推德河 (Tweed) 口，还有人認为是索尔威灣 (Solway)。

〔51〕公元 81 年夏季。

〔52〕克洛塔海口即今之克来德灣 (F. of Clyde)，波多特里亚海口即今之福尔斯海口 (F. of Forth)。

〔53〕此处拉丁原文 “Quinto expeditionum anno nave prima transgressus ignotas ad id tempus gentis crebris simul ac prosperis proeliis domuit”，并沒有說明阿古利可拉渡过哪一个海口，哈氏英譯本也沒有指明是哪一个海口。車布二氏英譯本在这里点出渡过克洛塔海口，根据地理位置、用兵先后以及根据下文第 25 节所指出的經略范圍而言，这里指的应当是克洛塔海口。

〔54〕指地中海。

〔55〕公元八三年夏，这是多米先即位的第二年。

〔56〕烏昔鄙夷人为日耳曼人中之一支；參看“日耳曼尼亚志”第 32 节。

〔57〕斯維比人和弗累昔夷人都是日耳曼人中的部落名称；參看“日耳曼尼亚志”注釋〔6〕、第 38 节正文及第 34 节。

〔58〕指公元 84 年夏季，即阿古利可拉任不列顛总督的第七个年头。

〔59〕格劳庇烏山：在一般的版本中，該地名的拉丁原文均为 “Mons Graupius”，而在 15 世紀出現的另一个版本中却写成了 “Grampius”，这正和現代苏格兰的格兰扁山脉 (Grampian Mts.) 的名字相符。从地理上来看，此处所指的山倒很可能是格兰扁山脉。但从版本学上来看，一般学者均認为 “Grampius” 不如 “Graupius” 之可信，所以 “Grampius” 也可能是抄写时的笔誤，而它与今日之格兰扁山脉的名字不过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60〕巴塔威人和佟古累人都是日耳曼人中之一支；分别參看“日耳曼尼亚志”第 29 节和第 2 节。

〔61〕哈氏英譯本的拉丁原文为：“donec Agricola Batavorum cohortes ac Tungrorum duas cohortatus est…”，即如本文所譯。但比氏法

譯本所据之拉丁本在“Batavorum”之前多一“tres”，那就变成“三个巴塔威人步兵团和两个佟古累人步兵团”了。車布二氏英譯本与后者同。

〔62〕本句哈氏英譯本之拉丁原文为：“interim equitum turmae, ut fugere covinnarii,…”，即如本文所譯。但比氏法譯本所据之拉丁原文为“interim equitum turmae fugere, covinnarii…”这样一来，潰退的是馬兵而不是車兵了。車布二氏英譯本譯文同于后者。

〔63〕波瑞斯狄人为古代居住在苏格兰境內的一种土著。

〔64〕据近代学者的研究，阿古利可拉并未繞不列颠航行一周，他只是从不列颠东海岸出發，繞过北部，到达西岸；然后又从西海岸折回北海岸，回到东岸原处。

〔65〕特魯庫倫港在另一个版本上作特魯土麟港（Trutulium）。該港应在不列颠东北沿岸，究竟相当于現代哪一个港口已經無可查考。

〔66〕阿古利科拉卸任回罗馬在公元八五年。

〔67〕这里指的是罗馬人統治下的日耳曼尼亚郡，在高卢北部，不是“日耳曼尼亚志”中所描叙的大日耳曼尼亚。

〔68〕即公元 40 年。

〔69〕即公元 93 年。

〔70〕卡茹斯·梅提烏斯是多米先手下的一个告密人。

〔71〕美薩里努斯(L. Valerius Catullus Messalinus)：罗馬人，公元 73 年与魏斯巴兴同任执政官。后出任总督，对犹太人特别殘酷。在多米先朝中，他也是一个专門讒害旁人的告密人，但这时他已双目失明。

〔72〕阿尔巴为罗馬城的母城，位于阿尔巴湖与阿尔巴山之間，与罗馬城相距不远。

〔73〕馬薩·拜彼烏斯：罗馬人，曾在西班牙任南拜提加(Baetica)郡守之职，因貪污舞弊，被全郡所控，下于囹圄。多米先后来釋放了他，他也成了告密人之一。最后因他激起公憤被处死。

〔74〕毛利古：罗馬政治家，共和派人。他是茹斯替古斯·阿茹勒努斯的兄弟，他們两人不仅感情亲睦，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也符合一致。茹斯替古斯被处死后，毛利古被多米先放逐出境。

〔75〕在一般的拉丁文本中，該句的原文为：“nos Mauricum Rusticumque

visus”（我們看見了毛利古和茹斯替古斯），这是沒有意义的。車布二氏英譯本的譯文是："we gazed on the dying looks of Mauricus and Rusticus"，比氏法譯本的譯文是："les regards de Mauricus et de Rusticus confondirent notre lâcheté"：这两个譯本都是揣想作者之意而补充出来的。但哈氏英譯本根据15世紀的雷脫斯(Laetus)本，将原文中之"visus"改为"divisimus"，这是雷脫斯亲自校正的，这样一来，意义可以了解，譯法也就完全不同了。我們在这里是以哈氏英譯本为根据的。

〔76〕多米先的面皮色带深紅，無論他發怒或羞愧的时候，面孔都不会再变色。所以塔西佗諷刺他，說他的面皮老是鼓得發紅，为的是怕露出羞赧之色。

罗馬經略不列顛大事年表

公元前 55 年　　尤利烏斯·凱撒初次率領罗馬軍队侵略不列顛。

公元前 54 年　　凱撒第二次侵略不列顛。

公元前 50 年至公元后 37 年　　由于罗馬發生內战和內战以后皇帝奧古斯都与狄白利烏維持不向外扩張的政策，此时期內罗馬对不列顛未加經营。

公元 40 年　　皇帝加利古拉(即凱烏斯·凱撒)計划进攻不列顛，但未付諸实現。

公元 43 年　　皇帝克劳底烏派魏斯巴兴率領軍队进攻不列顛，征服了沿海一带。

公元43—50年　　奧魯斯·普劳提烏斯任第一任不列顛总督，不列顛东南沿海始成为罗馬行省。在科尔車斯特(Colchester)建立一座罗馬殖民城。

公元50—52年　　鄂斯托栗烏·斯卡普拉任总督。他征服了不列顛人中最勇悍的西魯瑞斯人，虜其名酋卡拉克塔古斯，为罗馬人統治不列顛打下基础。

公元52—58年　　狄底烏·加魯斯任总督。行省边境向北略有扩張。

公元 58 年　　魏拉尼烏斯任总督，不久死去。

阿古利可拉于是年始被派至不列顛軍中服务。

公元 59 年　　随多尼烏·鮑利努斯任不列顛总督。

公元 61 年　　鮑利努斯出兵攻莫那島(今之安格尔西島)，不列顛人乘机起义，推伊色尼(Icene)部女酋鮑蒂赤雅为首領，焚燒科尔車斯特殖民城。鮑利努斯回师鎭压了起义。

阿古利可拉被調回意大利。

公元 62 年　　白特洛尼烏·杜尔比里亚努斯代鮑利努斯任总督，徹底平定乱事。

公元 65 年	特瑞白利烏·馬克西姆繼任总督。罗馬文化与奢侈的生活習慣开始在不列顛流傳。
公元 69 年	魏提烏·波拉努斯繼任总督。 阿古利可拉調至不列顛任第二十軍团統帅。
公元 70 年	白提里烏·車累亚利斯任总督。他在任期間，征服了不列甘特斯人的地域(今之兰开夏与英格兰西北部)，扩張了不少領土。
公元 72 年	阿古利可拉被調回罗馬。
公元 75 年	尤利烏斯·福隆提努斯任总督。他在任期間，征服了全部西魯瑞斯人的地域(今之南威尔斯)。
公元 78 年	阿古利可拉任总督。是年鄂多未色斯人起事，被阿古利可拉鎭压，罗馬軍队征服了北威尔斯一带地方及莫那島。
公元 80 年	阿古利可拉征服了塔涥斯河以南之地。
公元 81 年	阿古利可拉在英格兰北部与苏格兰交界处筑了一列塢壁。
公元 83 年	阿古利可拉率領水陆軍侵略苏格兰沿海之地，进兵击敗了喀利多尼亚的不列顛人。
公元 84 年	阿古利可拉在格劳庇烏山下大敗不列顛人的軍队，徹底击敗了不列顛人的抵抗。他率領水軍环繞苏格兰东、北、西三面往返航行一次。从此不列顛絕大部分地方才完全被吞幷入罗馬帝国版图之內。
公元 85 年	阿古利可拉卸任，被調回罗馬。

日耳曼尼亚誌

(De Germania)

未被划分的日耳曼尼亚[1]：在它与高卢人、瑞提亚 (Raetia) 人和潘諾尼亚人之間，有萊因河和多瑙河为界；在它与薩尔馬泰人 (Sarmatae) 和达契人 (Daci) 之間，有些地方为群山所阻断，有些地方則因彼此猜惧而互相隔离；至于其他一方，則为一片大洋所圍繞，那片大洋环抱着許多广闊的半島和龐大的島屿。直到最近，由于兵鋒远及的緣故，我們才对这一带的君民們稍有所知。萊因河就發源于瑞提亚境內阿尔卑斯山峻峭的山峰之上，向西折流了一段路程以后，入于北海。多瑙河从阿卜諾巴山 (Abnoba)[2]那較低平的山脊上傾流而下，沿途經历了許多部落的地界，最后分为六道，注入朋都海 (Pontus)[3]；其第七道出口已經漫沒在沼澤之中了。 1

說到日耳曼人本身，据我推測，他們应該是一种土著，从来不曾和外来的或亲善的异族混杂过；因为在古代，人們迁徙定居，都由海道往来，不取陸道；而日耳曼尼亚所濱临的大洋，無边無际，和我們相距，眞所謂各在天一涯，当然就很少有船只从我們这一端航行到那兒去了。何况，即使撇开这茫茫大海的風波之險不談，又有誰願意离开这亚細亚、阿非利加或者意大利而迁居到那景物荒凉、風光凄厉的日耳曼尼亚去呢？除非那是他的故乡。 2

歌謠是日耳曼人傳述历史的唯一方式，在他們自古相傳的歌謠中，頌贊着一位出生于大地的神祇隤士妥（Tuisto）和他的兒子曼奴斯(Mannus)，他們被奉为全族的始祖。据說曼奴斯有三个兒子，濱海的印盖窩內斯人(Ingaevones)、中央部分的厄尔密諾內斯人(Herminones)和余下的伊斯泰窩內斯人（Istaevones）就是因他的三个兒子而得名的[4]。有一些人利用古代事迹的邈茫而任意附会，他們給曼奴斯添上許多兒子，从而多出了一些族名，如馬昔人(Marsi)[5]、甘卜累威夷人(Gambrivii)、斯維比人[6]和汪底利夷人(Vandilii)[7]等，据他們說，这些族名都是眞正的旧名，而“日耳曼人”却是后来增添的名称。眞正最先越过萊因河而侵犯高卢人的那一支人，虽然現在被称为佟古累人(Tungri)，在当时却称为日耳曼人。最初仅由于这一族战胜了的人用这个名称来恫吓高卢人，后来，原是一支人的名称便逐漸流行起来，以至把“日耳曼人”这个名称加在全部落的身上了。

3 此外，他們还傳說赫尔丘力士（Hercules）[8]曾降临到日耳曼人中，因此，这些土著們在临陣之前，总要首先唱着赫尔丘力士的贊歌。他們还往往發出一种呼嘯的声音，他們把这种呼嘯称为“拔力吐”(barritus)[9]，借它的声音以壮胆；并且根据呼嘯的情形来預測这場行将开始的战役的胜負。如果呼嘯声齐协，就表示士气激昂，足以慑敌；如果呼嘯声杂乱，就表示士气不振、惊慌失措。对他們說来，与其說这是一种呼声的协調，毋宁說是一种心的共鳴；他們力求發出一种粗暴的音量，發出一种狂吼。他們将盾举至唇边，使呼嘯声的音調可因回响而更加宏亮。

又按照某些人的意見：烏利克塞斯（Ulixes）在他那长期的、傳奇性的漫游中，曾被逐到这片大洋上，因而也到过日耳曼尼亚的境域。据他們說，位于萊因河岸而迄今还有着居民的阿喜布尔基烏

姆城（Asciburgium）[10]即为烏利克塞斯所建，并且是由他賜名的；而他們又說在該处曾經發現过一个祭烏利克塞斯的祭壇[11]，烏利克塞斯和他父亲賴尔特斯（Laertes）的名字并排刻在上面。在日耳曼尼亚和瑞提亚之間的边界上，还發現了一些刻着希腊字母的碑碣。我旣不想証实、也不想反駁这些說法；至于这些說法中有多少是可以相信的，那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性之所好来作决定了。

4 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視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純凈的血統的种族，視为一种特殊的、純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种人毫無相似之处的人。因此，虽然他們人数極多，而体格則完全一样：他們都有着凶暴的藍眼睛、金黃色的头髮、高大的身軀；他們只有突然冲动的勇猛而不耐心于操劳和艰苦的工作，也决不習慣于忍受燥渴和炎热；由于气候和土壤的緣故，他們对于寒冷和飢餓倒能安之若素。

5 这一塊地面虽然也有着种种不同的形状，但整个說来是一片密树参天、泥濘滿地的地区；而靠高卢的一边，雨暴尤严；靠諾利古姆（Noricum）和潘諾尼亚的一边，風势特勁。这一带地方谷物頗丰，而不宜于果树；这兒的禽畜繁殖，但多半不甚肥碩。就是当地的牛类也不如尋常牛类的美观，其額部不够方闊。日耳曼人多以畜群的多寡相夸耀，这乃是他們所鍾爱的唯一財富。諸神不曾将金銀賜給他們，究竟是出于諸神的垂怜还是降怒呢，这倒很难說了。我并非断言日耳曼尼亚沒有金矿或者銀矿：因为，誰曾在那里勘查过呢？但無論如何，他們是不像他們的邻居那样汲汲于想占有和使用金銀的。在他們那兒也可以看到一些銀瓶，那是送給他們君长的礼物，但他們并不把銀瓶看得比陶器更为珍貴。不过，住在帝国边境上的那些部落，由于通商的緣故，比較重視金銀，并且能够辨認和儲蓄我們貨幣中的某些錢幣；至于住在內部的那些部

落則仍然保持着淳朴的以物易物的古風。对于使用錢幣交易的部落而言，旧幣最为通行，而鑄有两馬駕車圖的鋸边旧幣尤为他們所喜好。他們重視銀子甚于金子，并非他們对于二者的質量有所厚薄，不过是因为那些購买低廉的一般用品的人覚得使用銀子較为方便而已。

6 在他們那兒，鉄也是很少的，这从他們兵器的形式上可以看出来。他們沒有劍和长槍，都使用一种短矛，他們称这种短矛为"夫拉矛"(framea)，它带有一个狹而尖的鉄头，非常輕便，因此，不論在短兵交接或长距离交战时，这种武器都能适用。騎兵的装备就是一支夫拉矛和一面盾牌；步兵除此以外还有一束可供投擲的标槍。步兵每人带着不少的标槍，赤裸着，或頂多披上一件輕便的外衣，将标槍投擲得極远極远。日耳曼人从不講究衣着的装飾，对于他們的盾，也仅仅塗上自己所喜欢的顏色而已。他們沒有护胸甲，也很少見到戴着金屬或兽皮制的头盔的人。他們的馬匹旣不美丽，又不善于奔馳；他們也不像我們那样訓練馳騁盘旋的騎术，他們只知道縱馬向前或向右拐一个直弯。不过他們将队伍排置得非常緊密，所以在拐弯时不会有一个人掉队。一般說来，他們的步兵較强，所以步兵总和騎兵配合作战。从全体壮丁中挑选出来的矯捷的步兵列在最前排，他們都是很适宜于配合騎兵作战的。步兵的数額是固定的：每部出一百人，因此他們被称为"佰"，这本是一个数字，后来倒成了一个名号和光荣的头銜了。他們的陣式列成楔形；在交鋒时，往往退却一下，而替再度向前进攻作势，这被視为一种战术，而不是怯懦。在搏斗正酣、胜負未分的时候，他們也要将战死者的尸体运回。丢掉了自己的盾是一件奇辱大耻的罪行，犯了这种罪的人不許参加宗教仪式，也不能出席大会。許多在战爭中苟全性命的人，都以絞首来結束他那不名誉的生命。

他們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軍則以勇力为标准。7
国王的权力并不是無限的，他不能一意孤行；将軍們也不是以命令来駕馭士兵，而是以身作則地統率着士兵，他們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們的拥戴。但此外如死刑、囚禁、甚至鞭笞等种种事务都只有祭司們才能执掌，因为他們并不把这些視为刑罰或是将軍的軍令；在他們的想像中，有一位神祇常在战时伴随着他們，而这些都应当是这位神祇所降的責罰。他們从树丛中将他們所崇奉的圖騰标帜取出来伴同作战。他們的軍陣的編制并非临时随意排列，而是按照各个家庭和血緣关系編制的，最足以激發他們勇气的一个原因也就在于此：因为，站在自己身旁的就是自己最亲爱的人，他們可以听到妇孺的悲号声：这里有着每个男子心目中所最重視的旁观者；这里有着他們所急于想博得的贊誉：他們把自己的創伤带到母亲和妻子們面前，而她們也毫不畏惧地要求看一看和数一数那些伤口：她們管理战士的飲食和給他們以鼓励。

在傳說中，有許多次已經潰敗或将要潰敗的战役都被一些妇 8
女們挽救过来了。这些妇女們不断地祈禱着，并且袒露着胸脯，这样便使男子們儼然感到她們之将被奴役，而妇女之被奴役乃是他們所最痛心的事。正因为这样，如果从这些部落中获得出身高貴的少女作为人質的話，更可以使他們矢忠不貳。不仅此也，他們还感到妇女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和能够預知未来的力量：他們从不輕視妇女：和她們商量事务，尊重她們的意見。在魏斯巴兴的时代，我們見到魏勒妲(Veleda)[12]曾被許多人长期奉为神明。早些时候，他們还曾尊崇过奥累尼雅(Aurinia)和其他許多妇女，但是，既沒有諂媚奉承的态度，也不是为了任意捏造神祇[13]。

麦叩利(Mercurius)[14]是他們最尊崇的神，甚至在某些特定 9
的日子里，杀人来祭他也不为非法。对于赫尔丘力士和馬斯

(Mars)[15]則以比較合法的牺牲品[16]来奉祀他們。有一些斯維比人也祭祀伊昔斯(Isis)[17]。我找不出这个外来信仰的原因和来源，但从那像帆船似的标帜看来，可以推断这种崇奉仪式是外来的。此外，日耳曼人認为把諸神圍在墻垣之中或将諸神塑成人的形像都是褻瀆神明的行为。他們将森木丛林献給神祇。他們所称諸神的名称都是不可理解的，只有他們在虔心敬奉之中才能領悟其意义。

10 他們对于卜筮的重視不在其他种族之下。筮的方法是非常簡单的：先从核桃树上折下一条树枝，将树枝折成許多签，上面各标以不同的符号，然后胡乱地散布在一塊白布上。如果所問的是公事，則由祭司主持；如果所問的是私事，則由一家之父主持。主持者先向諸神祈禱，然后两眼朝天，将签抽出，这样連抽三次，再按照签上預先标好的符号求得占解：如所得的象为"不从"，則当日不得再就該事往下追卜；如所得的象为"从"，則还需要用卜的方法来問事。在日耳曼人中也流行着根据鳥的鳴声和飞翔来占卜的方法。但他們所特有的占卜方法是从馬的身上看出一种征兆。在他們献給神祇的丛林中飼养着一些白馬，这些白馬不从事普通的工作；它們被系在一輛神車之上，由祭司、国王或酋帅們伴随着，他們傾听着这些白馬的嘶鳴和鼻息之声。不仅对于他們的君民們，就是对于祭司而言，也沒有比这种占卜的方法更可信的了。祭司們只算是諸神的僕役，而这些馬却被視为神祇的信使。在重要战役之前，他們另有一种預占胜負的方法。那就是設法从敌族中捉拿一个俘虏，使他和本族中挑出来的一名勇士搏斗，各人使用本族的兵器。从这二人的胜負来看出战爭的預兆。

11 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們商議；大事則由全部落議决。人民虽有最后决議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們彼此商討。会議的日

期是固定的，或在新月初上的时候，或在月盈的时候；因为他們相信在这个时候处理事务最吉利了；但若有紧急事务則不在此例。他們对时間的計算，不以日而以夜；他們的政令也是按夜頒布的。他們認为夜在昼前。当召集会議时，他們不能立刻集合，而需要費两三天的时間才能召集，这倒是他們自由自在的一个缺点了。在聚合了相当多的人以后，会議便开始，大家都带着武器就坐。祭司們宣布肃靜，在这时候，他們有維持秩序的权力。于是在国王或酋帅們之中，或以年龄、或以出身、或以战爭中的声望、或以口才为标准，推选一个人出来講話；人們傾听着他，倒并非因为他有命令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有說服的作用。如果人們不滿意他的意見，就报之以嘖嘖的嘆息声；如果大家很滿意他的意見，就揮舞着他們的矛：这种用武器来表示同意的方式，乃是最尊敬的贊同方式。

在这种会議中，也提出控訴或宣判死刑。刑罰的方式取决于罪行的性質。叛逆犯和逃亡犯則吊死在树上；怯敌者、厭战者和犯極丑恶之移行者，則用树枝編成的囚籠套住而投入沼澤的泥淖中。他們認为这样分别处罰，是表示对于犯罪的行为，应当明正典刑，悬尸示众；而对于可耻的丑行，却应当秘而不宣[18]。輕罪也有着各种規定的刑罰：被判定有罪者应出馬或牛若干匹作为罰金。罰金的一半归国王或国家所有，其另一半則归受害人或其亲屬所有。他們还在这种会議上选举一些长官，到各部落和村庄里处理訴訟事件：每一个长官都有一百名陪审者，他們是由人民中选出来作为他的顧問的。 12

他們無論在办理公事或私事时，兵器总不离手。但是，只有在国家認可某人有使用兵器的資格以后，他才能持有兵器。当一个人到达能使用兵器的年龄，就在大会上由一位酋帅、或本人的父亲或亲屬給这个青年装备一面盾和一支矛；这就犹如罗馬青年以 13

著掩袋为平生第一次喜庆一样。在此以前，他还是家庭中的一員；此后他开始成为国家的一員了。有些人因为出身高貴，或因祖上有卓越的軍功，在尚未成年以前即可荣膺酋帅之任；这样的少年，居然也厠身在年富力强、閱历深厚的成年人之間。他們是不以作侍从为耻的。侍从之中自有等級之别，这得由他們所随从的主人来决定：侍从們为了决定誰应是第一名侍从的問題而引起激烈的竞爭；酋师們为了决定誰应有最多額和最勇敢的侍从也有竞爭。經常为一群挑选出来的青年所环繞，这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力量；在安宁無事的时候，既可以显示威仪，在临陣交鋒之际，又可以防护左右。一个酋帅如果能罗致为数很多而且孔武有力的侍从，那他不仅在本部落中，并且在邻近的部落中都会享有盛名；像这样的酋帅会受到外族派来的使臣的称誉，会受到饋贈之荣，而仅憑他的威名就足以慑服敌人。

14 在战場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們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們的耻辱。假使自己的酋帅战死，而自己却从战場上生还，这就是畢生的羞辱了。保衛酋帅，甚至将自己的軍功献归酋帅的名下，这才是精忠的表現。酋帅們为胜利而战斗；侍从們則为酋帅而战斗。如果他們的本土長年安靜無事，那末很多高貴的青年就要自願地去找寻那些正在發生战爭的部落；一則因为他們的天性好动而恶靜；再則因为他們在危难之中容易博得声誉；三則因为只有在干戈扰攘之中才能維持人数众多的侍从。侍从从慷慨的酋帅那兒可以得到战馬和無比鋒利的長矛。筵席飲宴是他們唯一的报酬，飲食虽然粗陋，但供設却甚为丰富。这些恩典的財源都是从战爭和劫掠中得来的。要想劝他們像向敌人挑战和贏得創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們还覺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

之，未免太文弱無能了。

当他們不打仗的时候，很多的时光是消磨在狩猎上面，而更多 15
的时光是無所事事，整天地吃喝睡觉，最勇敢善战的武士們現在却什么事也不作，把一切生計家务都委給家中的妇女和老弱掌管。他們自己却沉溺于怠惰之中，他們有着極矛盾的性情：既貪于安逸，又不耐于宁靜。按照他們国內的習俗，每人自願地将自己的牛群或谷物的一部分献給酋帅，这是作为礼物收下的，但也滿足了酋帅們的需要。酋帅們特别喜欢接受邻近部落的餽贈，这些餽贈不仅有个人送来的，还有全体部落送来的：礼品之中有精选的良馬、厚重的盔甲、馬飾及項鏈等物。現在他們还从我們这兒学会了接受錢幣。

大家知道，日耳曼人中，沒有一个部落是居住在城郭內的，就 16
是个别的住宅也不容許彼此毗連。他們零星散落地逐水泉、草地或树林而居。他們的村落和我們这种屋舍櫛比的村落形式不一样；他們在每座房屋的周圍都留着一片空地，要不是为了預防火灾，就是不善于建筑。他們甚至不会使用石头和瓦：一切营造均用原木，不另加工，也沒有装飾或娛目的地方。有些房屋涂上一層亮油油的粘土，倒有点像壁画似的。他們还喜欢在地下掘窖，窖上复以一層粪土，作为冬天藏物之用，因为地窖里可以杀寒。同时，当敌人来到的时候，地面上的东西縱被蹂躪，埋在地下的窖藏或不致为敌人所發現，或者就因为敌人懶得搜寻而可幸免。

在衣服方面，他們都披上一件外衣，用鈎子束紧着，要是沒有 17
鈎子，則用荊棘代替。除此以外，沒有别的衣服，終日圍在火爐边。最闊气的人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另穿一件內衣；那內衣不像薩尔馬泰人和帕提人（Parthi）[19]所穿的那么寬舒，而是束得紧紧地，使每一部分肢体都凸露出来。他們也穿野兽的皮；沿河居住的各部

落的衣着比較随便，而內地居住的各部落則穿得整齐一些，因为他們不能从商人那兒得到衣服。他們选擇某一些动物，将它們的皮剝下来，并且还把从远洋外海得来的一些动物的花斑皮和这些兽皮杂編在一起。妇女們的服装和男子們是一样的，不过她們經常穿一种亚麻布的衣服，綴以紫色的边，而它的上部并不放寬使成为袖子；因此她們的胳臂、肩膊和胸部附近都裸露在外面。

18 她們的婚姻制度倒是非常严密的，在他們的風俗習慣中沒有比这个更値得贊揚的了。他們大概是野蛮人中唯一以一个妻子为滿足的一种人：虽然也有極少数的例外，但那些例外者并非出于情欲的作用，而是由于出身高貴才招来許多求婚者。至于說到訂婚的礼物，不是女方把嫁妆送給男方，倒是男方向女方交納采礼。由父母和亲戚出面鑒定采礼，但这些采礼只是一軛牛、一匹勒繮的馬、一面盾、一支矛或一把劍，既不是为了迎合女人的口味，也不能用作新妇的裝飾；当送了这笔采礼以后，妻子就被娶过来了，而她也带来一些盔甲之类送給自己的丈夫。他們認为这是一种最大的約束，这是一些神聖的仪节，这是一些保障婚姻的神力。为了恐怕妇女在婚后就放弃追求高貴行为的願望和怀有避免战爭危險的心理，因此，在成婚之夕，就諄囑她应与她的丈夫共劳苦、同患难，在太平时候旣与她的丈夫一同享福，遇到战争的时候也应当与他一共度过危难。駕軛之牛、勒繮之馬以及那些交換的兵器也就是为了申明这种意义。做妻子的应当終身抱定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她将自己所接受的結婚信物絲毫無損地傳給她的兒子，使她的兒媳再接受它們而傳給她的孙輩。

19 他們具有这样坚貞的品質；他們旣不受声色的蠱惑，也不受飲宴的引誘。無論男女，都不懂得幽期密約。以这么多的居民而言，通奸的案件算是極少的了。他們对于奸淫的处罰是毫不容緩的，

这是丈夫的特权。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就将她的头髮剃光，剥去衣服，当着她的亲戚将她赶出家門，穿行全村将她笞打一遍。不守貞节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像这样的女人，縱使年青、貌美或富有資財，也很难找到丈夫。在那里，沒有人对秽行付之以嗤笑，也沒有人将勾引旁人堕落或受人勾引而致堕落的行为視为一种时髦的風气。有些部落的風俗尤其可嘉，在那兒只有处女可以結婚；当一个女人作了新娘以后，她便不得再有任何其他妄想了。她們只能有一个丈夫，犹如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次生命一样，因此她們不会三心二意。她們不是为了找寻丈夫，而是为了結一次婚。节育和杀嬰，都被他們視为丑行，这兒优良的風俗習慣，其效力远胜于别的地方的优良的法律。

在每个家庭中，孩子們都是赤裸着的和很肮脏的，但却长出一副我們所最羡慕的壮健身軀。嬰兒都由自己的母亲哺乳，从不委托給保姆和乳娘。主人和奴僕在幼年撫养的时候是沒有歧視的。他們同样地在畜群中厮混，同样地在泥地上打滚，直到他們成年、有了一定能力以后，才把自由人分别开来。他們是迟婚的，所以有着充沛無比的精力。女孩子也并不很早就結婚，男女都要到达同样的年龄和身材發育到同样的程度以后才結为配偶，因而子女长大后也有着与父母同样充沛的精力。甥舅的关系是和父子的关系相等的；的确，有些部落把甥舅关系看得比父子关系更为密切和神聖，而在接受人質时宁願以甥舅关系为对象，認为这样可以获得牵連更广的可靠保証。但是，每人的繼承者还是自己的子女。他們是沒有遺囑的。如果身后沒有子女，則遺产依次应归兄弟和叔伯諸舅所有。一个人的亲屬和姻戚愈多，則他的老景愈佳；至于老而無子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福气的。 20

对于父亲和亲屬的宿仇和旧好，都有繼承的义务。宿仇并非 21

不能和解；甚至仇杀也可以用若干头牛羊来贖偿，这样不独可以使仇家全族感到满足，而且对于整个部落更为有利，因为在自由的人民中，冤仇不解是非常危險的事。

沒有那种人比他們更慷慨好客的了。閉門拒客被認为是一种丑行。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家財以上宾之席待客。如果主人無力招待了，他会介紹另一位东道主給他的客人，陪同他前去，并不需要另一家主人的邀請。另一家也不以此为怪，而同样殷勤地招待他們。就尽主人之誼而言，对待熟人和陌生人是沒有差別的。每当客人离开的时候，随他要求什么，就送給他什么；同时，主人也毫不忸怩地向客人索取礼物。他們非常爱好礼物，但他們既沒有施恩望报之心，也沒有受施必报之念。

22 他們往往睡到天明以后才迟迟起身，睡醒以后，習惯用温水洗浴，因为在他們的生活中，寒冬是很长的。洗浴以后，各人分别就自己的席次进餐。然后拿着兵器去处理事务；但也經常去縱飲狂欢。任何人日日夜夜地酗酒都不会受到斥責。喧吵是常見的事；当然，在这些醉汉中，辱駡是不容易了事的，經常是打得头破血流才告一結束。然而，冤仇的和解、婚姻的締結、酋帅的推举、甚至和战的决策也都在这种飲宴中进行磋商，因为他們認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心地才最坦白、最純正和最能激起高貴的观念了。他們天性純朴，又沒有感染奸巧机詐，他們在無拘無束的飲宴中吐露各人的心事。大家的情緒意識就这样暴露出来，到了第二天再重新处置。这样的安排倒有各得其所之妙：因为他們正是在無力掩飾自己的时候进行磋商，而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才作出决定。

23 他們的飲料是用大麦和其他谷类釀造的，發酵以后，和酒頗为相似。河岸近旁的部落也購买酒。他們的飲食非常簡单，就是一些野果、野味和乳酪。他們既無烹調之术，也不求其美味可口，只

是为了充饑果腹而已；但在解渴方面，就不像这么有节制了。如果讓他們縱飲：他們想喝多少酒，就供給他們多少；那么，这种恶習就容易使他們自动屈服，正如用刀劍征服他們一样。

他們的表演技术只有一种，在任何集会中都看不到第二种方 24
式。赤裸着的青年在槍丛劍棘中跳着舞。他們經常練習这种舞蹈，所以跳得很精熟，其舞姿也就自然优美；虽然这种游戏非常危險，但这純粹是为了观众們的愉快而表演；靠这个賺錢是从来沒听說过的。非常令人惊异的是：他們居然也正經其事地从事賭博，就是在头脑清醒时也如此，他們对輸贏冒險極了，甚至当賭本輸光了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自由拿来作孤注之一擲。輸家情願去做奴隶；即使他比对方年輕力壮一些，也甘心被縛着去拍卖。这表示他們对这种坏習慣的坚持不改，而他們自己却把这說成是信义的行为。但贏家也覚得靠賭博賺来奴隶是不名誉的事情，所以对于这样的奴隶总是轉卖出去的。

至于一般的奴隶，不像我們的奴隶这样被分派以各种不同的 25
家务，他們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像我們对待佃农一样，奴主只从奴隶那兒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屬从关系仅此而已。其他一切家务都由妻子和兒女来負担。笞打奴隶、囚禁奴隶或罰奴隶作苦工的事是很少遇到的。他們也往往杀死奴隶，并不是为了整肃严格的紀律，而只是由于一时的暴怒，才将奴隶杀死，就犹如杀死一个仇人似的；不过杀死奴隶不受处罰而已。免奴的地位并不比奴隶高多少，在家庭中也沒有什么地位，在政治方面更毫無权利；不过，受国王統治的部落里，情况就不同了，那兒的免奴的地位，往往可以升得比自由民和貴族还要高；至于其他部落中免奴地位之卑賤，却正是他們自由的一种标帜[20]。

26 他們对于貸款放息和重利盘剝的事情一無所知，这是比禁止这种行为更为有效的保障。土地是由公社共有的，公社土地的多少，以耕者口数为准；公社之內，再按貴賤分給各人。土地的广闊平坦，使他們易于分配。他們每年都耕种新地，但他們的土地还是綽有余裕；因为他們幷不致力于种植果园、圈划草場和灌溉菜圃，幷不用这些方法来榨取土地的肥沃資源。他們所求于土地者唯有谷物一种；他們甚至也不像我們这样分一年为四季。他們对于冬、春、夏三季的意义都能了解，而且也各賦以一个名称；但既沒有秋季的名称，也不了解秋季有丰收的意义。

27 在他們的葬礼中，沒有什么繁文縟节；对于有名望的人，专用某几种木材来焚化他的遺体，这就是他們唯一的仪节了。在火葬的柴堆上，幷不堆积寿衣和香料，只是将死者的甲冑、有时連他的坐騎，投入火中。坟墓就是一个小草坡。他們認为雕飾費事而又笨重的墓碑会成为死者难受的負担[21]。在他們中間：慟哭流涕，片刻即止；而悲悼之情則久而不衰。他們認为：对于死者而言，妇女宜于哭泣，男子則宜于悼念。

上面我已經对全部日耳曼人的起源和風俗習慣作了全面的叙述，現在我要談一談各个部落不同的組織和宗教信仰，指出他們之間的差异有多大，以及由日耳曼尼亚迁到高卢的究竟是那几个部落。

28 从偉大的尤利烏斯的記載[22]中得知，高卢人的势力曾一度胜过日耳曼人。因此，我們可以相信高卢人甚至曾經横渡过日耳曼尼亚之境。当任何一个部落强盛起来，希望去占有一些新的、尙未为强有力的王国所瓜分的公有土地时，河流是阻止不住他們的。因此，在厄尔齐尼亚 (Hercynia) 森林[23]与萊因、美努斯 (Moenus)[24]二河之間的地区曾为厄尔維梯夷人 (Helvetii)[25]所占有，

在此以外的地方曾为波依夷人(Boii)[26]所占有，这两支部落都是高卢人。虽然現在居民已經更换，而該地仍以波依埃孟(Boihaemum)为名，可資証实。然而，究竟是阿拉威喜人(Aravisci)从俄昔人(Osi)[27]那兒迁到潘諾尼亚，还是俄昔人从阿拉威喜人那兒迁到日耳曼尼亚呢？这是無法辨明的。因为他們的語言、組織和風俗習慣迄今保持着一模一样。事实上，当初他們彼此有着同样的貧穷和同样的自由，而大河两岸也有着同样的优点和缺点。特瑞維累人(Treveri)[28]和納尔威夷人(Nervii)[29]則亟亟于想表明自己是日耳曼人的苗裔，想借这种祖先的光荣来使自己区别于柔靡成性的高卢人。萊因河岸倒有些眞正的日耳曼人：如汪基約內斯人(Vangiones)、特利波契人(Triboci)和訥美特斯人(Nemetes)[30]。至于烏比夷人(Ubii)[31]，虽然罗馬人已經把他們看作是罗馬殖民城的居民，并把使他們定居罗馬境內的人的名字加在他們身上而称之为阿古利庇嫩塞斯人(Agrippinenses)[32]，以示别于其他的日耳曼部落；但他們却并不諱言自己的祖源。早先他們渡萊因河內迁，并納款归誠，因此我們就讓他們定居在河边，旣不需要监督，更可用他們来捍衛边境。

所有这些部落之中，以巴达威人[33]为最勇敢，他們据有萊因河中一个島屿以及河岸一条很狹的地带。他們本是卡狄人(Chatti)[34]的一支，后来因为內乱才被迫迁到現在的住处，因而成为罗馬帝国內的一部分。他們仍然保持着古代盟友的光荣表記，那就是：他們不受进貢之辱，也不受包稅人的压迫。我們为了攻守之利，所以才讓他們免除一般的賦役，而独处一方，作为我們的兵庫。馬提雅契人(Mattiaci)[35]也和巴达威人同样臣屬于我們。罗馬人民的偉大，使帝国声威远揚于萊因河外的异域。因此，这一部落的領域虽在河的彼岸，而他們的情意則反与我們一致；他們在各方面 29

均与巴达威人相似，所不同者，他們家乡的气候和水土使他們保留了更为充沛的精力而已。至于那些耕种什一税地（agri decumates）[36]的部落，虽然远居在莱因河和多瑙河以外，我也不能将他們算在日耳曼人之內。那是从高卢去的一些鲁莽的冒險者，他們因为無以为生才鼓勇前去占据了这块所有权不明的土地。不久以后，由于我們的国境日益扩張和兵鋒远及的緣故，这块地方便被收入罗馬行省之內而成为帝国中一个边远的角落。

30 比这些部落稍远一些則有卡狄人，他們的地区起自厄尔齐尼亚森林。这一带地区不像日耳曼尼亚其他各处那么低下和多沼澤。虽然大部分地方为山脉所盘踞，但地势是逐漸下降的，因此，将卡狄人团团圍住的厄尔齐尼亚森林也就将他們直送到平原之上。卡狄人軀干肢体極其健壮，相貌凶恶而特别勇悍。就日耳曼人而言，他們应当是相当聪明的一支人了。他們推举出官长，并服从于官长們；他們有等級的分别；他們善于伺机乘隙，也能抑制自己一时的冲动；他們把白天的时間安排得很好，夜間掘塹筑垒以为防衛；他們不相信僥幸，而憑仗勇力；尤其不平凡的是，他們居然依恃将軍的身先士卒甚于依仗軍队的盲目冲鋒，这是只有罗馬人严明的紀律才能达到的。他們的全部軍力在于步兵，步兵除了携带兵器而外，还負荷着鉄制的工具和輜重。你可以見到其他的日耳曼部落从事小規模的战争，但卡狄人却只进行大規模的战役。他們很少从事抄掠和突击。大凡騎兵的特点就是胜如潮涌、敗如山崩，迅捷和慌怯总是連在一起的；而步兵往往能沉着应战，頗近乎剛毅之勇。

31 卡狄人有一种专用以表示个人勇敢的風俗；这在其他的日耳曼人中倒很少見过。那就是：男人剛剛成年，便把鬚髮蓄起来，直到他杀死一个敌人用以表示自己的勇敢以后，才站在敌人血淋淋

的尸体上，将臉剃光；从此他才算尽了自己出生的义务，才不負自己的国家和父母。怯懦者則仍然鬚髮滿面。在普通情况下，戴一个鉄戒指，对他們說来是一种耻辱的表記，但是，一些最勇敢的人往往也戴上一个鉄戒指，用以作为自誓的象征，直到他杀死了一个敌人以后，才算履踐了自己的誓言，才能解脫自己戴上的鉄戒指。这种風气在卡狄人中間很流行。有些男人，縱然头髮斑白，还带有这种表記，因此为敌人和本族人所注意。每逢交战的时候，总是讓这些人排在前列，蔚为奇观。即使在太平無事时，他們也并不显得馴靜些。他們沒有居室、沒有田地、沒有职業；他們任意游蕩，游蕩到那里，就由那里的主人款待他們。他們揮霍旁人的財产，亦如輕視自己的財产一样，直到年老体衰，才失去了当年的豪气。

莱因河的河道現在已經固定下来，并当作边界了；沿莱因河岸，靠近卡狄人的有烏昔鄙夷人和邓克特累人（Tencteri）[37]。邓克特累人不仅以勇武善战著称，尤其擅长于騎兵的組織；邓克特累人騎兵的威名并不在卡狄人步兵之下。他們的祖先树立了这种威名，后世繼續保持着。他們的兒童以騎馬为游戏；青年人以此爭胜逞强；甚而老年人也乐此不疲。馬，也和奴隶、房屋及其他遺产一样，由兒輩繼承，所不同者，馬不一定由长子繼承，而是由特别勇敢善战的一个兒子来繼承。 32

原先毗連着邓克特累人的为卜茹克特累人（Bructeri）[38]，但据最近道路傳聞，卡馬維人（Chamavi）[39]和安古利瓦累夷人（Angrivarii）[40]迁到了該处，将卜茹克特累人或赶走、或借邻近部落的帮助将他們歼灭，这也許是由于他們憎恨卜茹克特累人的专横，也許是由于他們貪图劫夺卜茹克特累人的財产；要不然就是由于上天降福于我們罗馬人了。上天甚至还不惜讓我們目睹这場激战。有六万多人死于这場战斗之中[41]，虽不是死在罗馬人的刀劍 33

之下，但却远胜于死在罗馬人的刀劍之下，因为我們可以坐享其成。我默禱着：如果这些部落不能对我們保持友好，但願他們彼此仇視起来；因为我們帝国的隆运已經衰替，幸运所能賜給我們恩典也就無过于敌人內哄的了。

34　安古利瓦累夷人和卡馬維人的背面，为杜尔古比尼人(Dulgubini)和卡斯瓦累夷人(Chasuarii)[42]以及其他一些不著名的部落所圍住。至于向萊因河的一面則有弗累昔夷人[43]。弗累昔夷人分为两部分：强者称大弗累昔夷人，弱者称小弗累昔夷人。这两支人的地域，沿萊因河直到大洋之濱，并且包括了罗馬兵船所曾游弋过的那些湖泊。我們还曾探寻过这一带濱海的地方。傳聞該处保存着赫尔丘力士的柱子；若非赫尔丘力士当眞游历过这一带，那就是由于我們不約而同地将各处所見到的壮丽宏偉的建树都归之于他的神功了。德魯苏斯·日耳曼尼庫司(Drusus Germanicus)[44]的胆量并不算小，然而他沒有去探寻海洋和探寻赫尔丘力士的遺迹，因为大洋遮断了他的道路。在他以后，更無人問津，大家都認为：与其去探究原委，倒不如誠信神功来得虔敬。

35　前面我們已經描述了日耳曼尼亚西部的情形。从这兒往北，还延展着一大片土地。最先遇到的是考契人(Chauci)[45]，这一部落的地域起于弗累昔夷人住所的边境，包括沿海一带，順着前面所述各部落的边緣环曲而下，止于卡狄人之境。他們不仅占有这一大塊地区，而且还稠密地聚居在这里。在日耳曼人各个部落中，他們应算是最高尙的一族；他們以正直的行为来保持自己的偉大。他們沒有貪婪的野心，也沒有非法的暴行。他們和别的部落和平相处，不相往来。他們从不挑起战爭，也从不抄掠他族。他們并不侵害旁人而能保持自己崇高的地位，这正足以証明他們的英勇和豪强。他們的兵器是不离手的，一旦有事，大队人馬在頃刻之間便

可赴战；然而在太平無事的时候，他們的声威也并不稍衰。

車茄喜人（Cherusci）[46]住在考契人和卡狄人的邻近，他們长 36
期以来沒有受过侵略，安享着过度的、使人頹靡不振的太平之福。这当然很幸福，但却未見得安全，因为处在横暴的强邻虎視眈眈之下，太平只不过是用以自欺而已。当强权决定一切的时候，公道和仁义只是加在强者身上的美名。因此，車茄喜人本該有善良正直的声誉，現在却被称为愚夫和懦夫；而强盛的卡狄人与此相反，他們認为成功和深謀远虑是分不开的。車茄喜人的顚复引起了福昔人（Fosi）[47]的顚复，福昔人为車茄喜人的邻居，虽然在繁盛时期不曾和車茄喜人有福同享，但后来倒与他們有禍同担了。

就在日耳曼尼亚这一个遙远的角落里，沿海居住着青布累人 37
（Cimbri）[48]。这个部落現在虽不甚重要，过去却有煊赫的声威。关于他們古代的光荣，現在还到处保留了不少遺迹；在萊因河的两岸有他們的营垒遺址，范圍非常广闊，当你現在巡行这些营垒遺址的时候，还可以想像他們当年軍容的雄壮，同时也可以發現这一次大規模移民的痕迹。罗馬紀元六百四十年[49]，当車契利烏·麦特魯斯（Caecilius Metellus）和巴庇累烏·卡尔波（Papirius Carbo）任执政官的时候[50]，我們初次听說青布累人的侵略；从那时起，直到皇帝图拉眞之第二次任执政官[51]为止，共計約有二百一十年左右，我們从事于征服日耳曼尼亚竟达如此之久。在这段长时期中，双方都損失慘重。無論薩姆尼特人（Samnites）、迦太基人、西班牙人、高卢人、或乃至帕提人，誰也不曾使我們受到这样經常的警戒。日耳曼人的自由自主眞比阿薩色斯（Arsaces）[52]的专制还要可怕得多。东方除了杀死我們的克拉苏（Crassus）以外，他們还有什么可以嘲笑我們的地方呢？他們也曾丧失了自己的巴可茹斯（Pacorus）[53]，他們也曾被温提底烏斯（Ventidius）[54]击潰过。但是，

日耳曼人曾經打敗了或生擒了卡尔波[55]、卡修斯[56]、斯考茹斯·奥瑞利烏斯[57]、塞尔威里烏·車比約(Servillius Caepio)[58]和馬古斯·曼里烏斯(Marcus Manlius)[59]，他們使罗馬丧失了五个执政官的軍队，他們曾經从一位凱撒[60]手中擄去了瓦茹斯(Varus)[61]所率領的三个軍团。固然，他們也曾被馬利烏(Marius)击敗于意大利，被偉大的尤利烏斯击敗于高卢，被德鲁苏斯、尼罗和日耳曼尼庫司[62]击敗于其本土之上，但是，在这些战役中，我們并不是沒有損失的。不久以后，凱烏斯·凱撒的虛張声势終于成了一場笑話。此后，彼此一度相安無事；但到了我們發生內战的时候，他們又乘机襲击过我們軍团的冬营，甚至还打算征服高卢。虽然又被我們赶回去了；但近年以来，只見我們在报捷奏凱，而不見我們真正战胜他們。

38 現在我們要談到斯維比人了。他們不像卡狄人和邓克特累人那样只是一个部落，因为他們占有日耳曼尼亚的大部分地区，所以他們至今还分成了許多部落，各有不同的名称，而总称为斯維比人。斯維比人所特有的一个表記是将头髮抹在脑后，綰成一个髻。这是他們不同于日耳曼人其他部落的标志，也是他們內部自由人不同于奴隶的标志。在其他部落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打扮，或由于他們和斯維比人有亲屬关系，或由于通常好模仿他人的習慣，但这种例子只偶然可遇，也只限于年輕人。在斯維比人中，就是到了头髮斑白的时候，还是綰一个蓬松的髻，也往往綰在头頂上。酋帅們則更在髻上加以装飾，他們对于容貌的修飾如此而已。但这完全出于一片純朴天真，沒有絲毫冶容求爱的念头。他們只是認为在交战的时候，将头髮这样装束，可以使自己显得高大可怕一些，所以他們的打扮自己，說来倒是給敌人看的。

39 塞姆諾內斯人(Semnones)[63]自称为斯維比人中最古老和声

望最高的一支。他們的宗教可以証明他們的古老。每逢一定的时期，所有屬于这种人的各个部落都派遣代表聚集在一个丛林之中，一方面由于祖先的兆迹，一方面由于丛林所引起的原始恐怖，因而将这座丛林献給了神祇。在这里，当众杀一个人作为牺牲，这就是举行他們野蛮宗教仪式的恐怖开端。对于这丛林的崇敬还不止此一端。他們进入丛林的时候，必須套上鎖鏈，以表示屬下对該处神力的皈依。如果不幸跌倒了的話，不得站起或由人扶起，而只許匍匐爬行出来。所有这些迷信都是由于他們相信他們种族就起源于此、并且相信万物之主的尊神就住在这里的緣故。塞姆諾內斯人的繁盛更加强了他們的信仰；他們分成了一百个分部，部众的强大使他們自命为斯維比人的領袖。

至于郎哥巴底人 (Langobardi) [64] 則相反地因人口稀少而著 40
称。他們处在部众强盛的邻族包圍之中，但并不附从于他人，而以勇悍善战来維护自己的安全。在郎哥巴底人之外，則有柔底尼人 (Reudigni) [65]、阿威約內斯人 (Aviones)、盎格利夷人 (Anglii) [66]、瓦累尼人 (Varini)、欧多色斯人 (Eudoses)、斯瓦多內斯人 (Suardones) 和努伊托內斯人 (Nuithones) [67]，他們都为河流与森林所环繞。其中沒有什么值得提到的，不过他們共同崇奉大地之母納尔土斯 (Nerthus) [68]，他們相信她乘着神車巡行于各部落之間，过問凡間之事。在大洋中的一个島上，有一丛神林，神林之中，有一輛供献給神的犢車，复盖着一件長袍。只有一个祭司可以接触这輛車子。当女神下降到这隐僻的地方时，只有这个祭司能够感覚出来，于是牝犢拉着車上的女神前进，而他則以兢兢業業的敬畏心情随侍車后。女神光临到哪里，哪里就設酒宴庆賀，女神降临的时期是欢乐的时期。在这时期中，他們不打仗，不带兵器；所有的兵器都收藏起来；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們才知道和欢迎和平与安

宇，等到女神厭倦于凡間的交际以后，再由这位祭司将她送回她的庙宇。如果你相信的話，据說这犢車、車上的長袍和女神本身都要在一个神秘的湖中沐浴。送去服侍女神的奴隶們这时立刻就被湖水所吞沒。因此引起一种神秘的恐怖和愚昧的虔誠，認为只有注定了要死的人才能見到女神的沐浴。这几支斯維比人扩展到了日耳曼尼亚很边远的地区。

41 我們現在再沿着多瑙河叙述，一如我們前面沿着萊因河叙述一样。距离我們最近的是厄尔門杜累人 (Hermunduri)[69]。他們是效忠于罗馬的一个部落。因此，在日耳曼人之中，惟独他們不限于在河岸上經商，而可以深入內地，可以到瑞提亚行省最繁荣的殖民城来貿易。他們可以到处通行無阻。我們对于其他部落只能列营陈兵以待；而对于他們却可以开門敞戶相迎。因为他們毫無貪婪之心。有名的阿尔比斯河 (Albis) 即發源于厄尔門杜累人的境內，我們曾經一度对这条河很熟悉，但現在我們只是耳聞其名而已[70]。

42 厄尔門杜累人的紧邻为納累喜人 (Narisci)，再过去則为馬可曼尼人 (Marcomanni)[71]和夸地人 (Quadi)[72]。馬可曼尼人最强盛，最有威望。他們現在的本土，就是他們在古代时候赶走了波依夷人而用武力占夺来的。納累喜人和夸地人也并不弱于馬可曼尼人。如果单就日耳曼尼亚为多瑙河所环繞而言，則这三个部落的地区可以称之为日耳曼尼亚的边陲。直到我們的时代，馬可曼尼人和夸地人仍由他們本族的国王統治着，这两族国王出自馬罗波杜烏斯 (Maroboduus)[73]和土德茹斯 (Tudrus) 两貴族家。但他們現在也受外人統治了，不过国王的势力是倚靠罗馬为外援的。他們有时借重我們的兵力，而經常仰仗的是我們的財力，財力的效用并不在兵力之下。

馬可曼尼人和夸地人的后面为馬昔尼人（Marsigni）、哥梯尼人（Gotini）[74]、俄昔人和布累人（Buri）所环繞。其中，馬昔尼人和布累人在語言和生活習慣方面类似斯維比人。但哥梯尼人用高卢語，俄昔人用潘諾尼亚語，可見他們不是日耳曼人。更可資証明者：他們一面向薩尔馬泰人納貢，一面向夸地人納貢，都因为是异族而納貢的。哥梯尼人更从事开采鉄矿的賤役。所有这些部落所占的地区中，平原很少，他們大多住在森林里和山巔上。斯維比人被一条連綿的山脉隔成两半，在山外还住着許多部落。其中通用范圍最广的共名为魯給夷人（Lugii）。在魯給夷人之中，值得提及的只有阿累夷人（Harii）、厄尔維科內斯人（Helvecones）、馬尼密人（Manimi）、厄利昔夷人（Elisii）和納阿納瓦利人（Nahanavali）。在納阿納瓦利人中，有一座从古以来献給神祇的丛林。这片丛林，由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祭司守护着；而且，祇有用罗馬人对于卡斯托神（Castor）和坡魯克斯神（Pollux）的說法才能体現这些神的意味[75]。他們所謂阿尔契（Alci）諸神的性質就是这样。他們沒有神像，也毫沒有外来迷信的痕迹；但却把这些神当作年輕的兄弟来供奉着。阿累夷人不仅是魯給夷人中最强大的一支，也是天性最蛮悍的一支，而且他們还借助于艺术和各种时机来增添自已的可怖性。他們用黑色的盾；身体都塗上顏色；他們专門乘着黑夜交战。他們就像一群陰兵鬼卒似地借着这慘淡可怕的情景使敌人感到惊慌失措。誰也不敢面对着这样奇怪的、宛如妖魔出現的情景。在任何一場战爭里，眼光总是最先被慑服的。 43

在魯給夷人之外为哥托內斯人（Gothones）[76]。他們由国王統治，虽較其他日耳曼部落稍受約束，但仍不妨于他們的自由。濱海一面，与哥托內斯人紧紧相連的为茹給夷人（Rugii）[77]和勒莫威夷人（Lemovii）[78]。这些部落的特殊标帜为圓形的盾、短劍和 44

对于他們国王的忠順。

在这些部落之外則有綏約內斯人（Suiones）[79]，他們住在海中，不仅人多兵强，而且还有很强的海軍。他們船只的形式是很特殊的，两端都有一个船头，准备随时可以靠岸。他們的船不張帆，两旁也沒有排桨，桨位的排列是不固定的，好像內河的艇子一样，可以随着需要左右变换方向划动。綏約內斯人更重視財富，正因为如此，他們才被一位唯一的至尊所統治着，这位統治者的权力是無限的，他們無条件地服从他。他們不能像日耳曼人中其他部落一样，可以人人持有兵器，他們的兵器专門由一个奴隶保管。这固然是由于海洋阻断了敌人的侵襲，所以不需要經常的武备；然而也由于恐怕一群無所事事的人持有兵器便会作乱犯上的緣故。他們的国王也决不肯将兵器交給一个貴族、自由人或甚至兎奴来保管。

45 在綏約內斯人之外，还有一个海，海水濡緩，几乎是一片死水。我們可以推測这个海是环繞地面一周的。为什么呢？因为海上落日的余暉一直延至日出时才消失，其光甚亮，以至星辰为之失耀。而民間謠傳附会，甚至說在那兒可以听到太陽上升的声音，并且可以看到太陽神所駕諸馬的形状及其头上的光輪[80]。謠傳又說天地尽头就在此处，这一点倒頗近于眞。

在斯維比海的东岸住着伊斯替夷人（Aestii）[81]，他們的風俗習慣和服装是屬于斯維比人的，而他們的言語却非常像不列顚語。他們崇拜諸神之母，这种迷信的标帜为一只牝野猪的形象。这个标帜被視为法力無边的护身符，女神的信徒們要是带上了它，即使在敌人包圍之中也不会有危險。他們通常使用木棒，鉄制的兵器是很少見的。在种植谷物及其他作物方面，他們比懶惰成性的日耳曼人要刻苦耐劳多了。此外，他們还往往到海中去搜寻东西。在野蛮人中，只有他們在海滩上或海岸边搜集琥珀，他們把琥珀称

为“格来松”(glaesum)。他們究竟是些野蛮人，所以也不曾研究或探寻过琥珀的結构和成因。然而，很久以来，琥珀和其他海中飘流物都被一例看待，奢侈的罗馬人才給它一个名称。对于这些土著說来，它是毫無用处的。他們只将琥珀搜集成堆，絲毫不加以磨光就拿給我們，他們反因为可以得到太多的报酬而感到奇怪。琥珀其实是一种树木的油脂，因为你可以从它的透明中看到一些虫豸，还有带翅的昆虫，这些虫类被这油脂所粘住，当它硬化的时候，便逐漸与它合为一体了。由此我有这样的想法：也許像东方那遙远偏僻的地方有着乳香等树滲出香汁一样，西方的陆地和島屿上也有着某种果实很多的小丛林，那果实被日光的强热所晒，化成粘液而漸漸流入海中，被浪潮冲到对岸来了。試将琥珀置于火上，它立刻便像松木一样地燃燒起来，光彩夺目，异香扑鼻；而且立刻軟化得像瀝青或松脂似的。

与綏約內斯人毗連的还有昔托內斯人 (Sitones)[82]。他們除了受一个女人統治以外，其他一切都和綏約內斯人相似。他們不独丧失了自由，簡直連奴隶也不如。斯維比人就說到这里了。

至于措契尼人 (Peucini)[83]、維內狄人 (Veneti)[84]和芬尼人 46
(Fenni)[85]究竟应当算在日耳曼人之內还是应当归之于薩尔馬泰人之列呢，这是很难断定的。措契尼人，或称之为巴斯塔乃人(Bastarnae)，他們虽然在語言、生活方式和长期定居方面都和日耳曼人相似，虽然他們也都同样安于懶惰和肮脏；但因为他們的酋帅和薩尔馬泰人的酋帅們互相往来的緣故，他們几乎墮落得像薩尔馬泰人一样了。維內狄人大体上是接近于薩尔馬泰人的；他們游蕩于措契尼人和芬尼人之間的山林中，以劫掠为生。然而，他們却应当屬于日耳曼人：因为他們有固定的栖身之所，他們有盾，而且喜欢步行，矯捷善走，这些都和薩尔馬泰人完全相反，因为薩尔馬

泰人經常是以馬背或車輛为家的。芬尼人則極端野蛮、肮脏、貧穷：他們既無兵器，也無住宅；他們以野草为食，以兽皮为衣，以土地为床榻。他們一切都仰給于弓箭，因为沒有鉄，他們在箭头上装上一塊尖骨。妇女和男子一道打猎，同样分享猎物。他們只知道用树枝編成一个罩子，用以保护嬰孩，使免于野兽和風雨的侵害。这种东西也就是青年人的住处，也就是老年人的休养所。然而，他們覚得与其去忍受耕种田地的辛苦和营造建筑的艰难、与其把自己和旁人的命运悬置于希望和恐惧之間，那倒不如他們这样生活之既安且乐了。他們不憂人事，不畏神明，已經到达了一种人所不及的福境：他們已經無所求于天地之間了。

除了上述的以外，其他种种傳聞，大多荒誕不經，例如說厄鲁昔夷人 (Hellusii) 和俄克昔約內斯人 (Oxiones)[86]都是人面兽身等。諸如此类，尽是無稽之談，而我也就置之不論了！

注　　释

〔1〕日耳曼人原住在多瑙河以北和萊因河以东的地区。当公元前58年凱撒远征高卢时，已經有几支日耳曼人渡过萊因河下游而侵入了高卢人的区域。高卢人旣被罗馬征服，萊因河下游西岸的日耳曼人也臣服于罗馬，其所占之狹長地带被划分成“上日耳曼尼亚”和“下日耳曼尼亚”两郡，都屬于高卢省。这两郡之地又称为“罗馬的日耳曼尼亚”。至于萊因河东岸未归屬罗馬的日耳曼尼亚則称为“大日耳曼尼亚”(Germania Magna)。塔西佗这里特别指出“未被划分的日耳曼尼亚”，即指“大日耳曼尼亚”而言，所以表示与被划分成两郡的“罗馬的日耳曼尼亚”有別。有些英譯本在这里譯成“the whole Germania”(整个的日耳曼尼亚)，意义恰得其反。

〔2〕阿卜諾巴山即今德国西南部之黑森林山脉。

〔3〕黑海古称朋都海。

〔4〕印蓋窩內斯人約相当于后来的撒克遜人和倫巴底人；厄尔密諾內斯人約相当于后来的阿勒曼人(Allemanni)和斯瓦比亚人(Swabians)；伊斯泰窩內斯人約相当于后来的法兰克人。但这只是大約相当，决非完全符合。至于图林吉亚人(Thuringians)、巴伐利亚人和勃艮第人等似不在此三大支之內。

〔5〕实际上是有馬昔人的。馬昔人与卜茹克特累人邻近，居住在德国西部利卑河(Lippe)下游，延及爱姆斯河(Ems)上游一带。(参看第33节)

〔6〕斯維比人是日耳曼人中若干部落的总称，本文后面自第38节至第45节所述各部落均屬于斯維比人之內。一般而言，斯維比人包括住在梅克稜堡(Mecklenburg)、勃兰登堡、薩克森和紹林吉亚等地的日耳曼人。什瓦本(Schwaben)之地名即緣于斯維比人而来。他們原来的地区在哈斐尔河(Havel)和斯普累河(Spree)附近，一直向北延展到易北河口。

他們之中也有些住在埃德尔(Eider)附近,这說明他們很可能是由斯堪狄那維亚半島南迁的。

〔7〕汪底利夷人是最先从斯堪狄那維亚半島迁到波罗的海南岸的一支日耳曼人。公元前五世紀时,他們即已定居在奥得河流域。他們的族名与温西塞尔(Vensyssel)的地名有关,該地在林弗約登(Linfjorden)的北部,現在被認定是汪底利夷人的故址。西勒西亚(Silesia)即由他們中之一分支西令該人(Silingae)而得名。考古学家曾在西勒西亚發現若干公元前一世紀时的陶器,其形式和在丹麦、瑞典所發現的同时代的陶器極为相似,足証他們是从斯堪狄那維亚半島南迁的。这一支人后称汪达尔人(Vandals)。五世紀时,他們参加了"蛮族"大迁徙运动,侵入高卢、西班牙,后轉入北非,建立汪达尔王国。本文仅在此处提到他們,以后未再叙述。

〔8〕塔西佗时,罗馬人对日耳曼人的宗教信仰不甚了然,往往将日耳曼人的神和罗馬人的神混为一談。日耳曼人所信奉的多納神(Donas),或名多尔神(Tor),与罗馬的赫尔丘力士相似,塔西佗或即指此而言。

〔9〕"拔力吐"或作"拔底吐"(baditus)。

〔10〕阿喜布尔基烏姆城位于萊因河西岸,相当于今之阿斯堡(Asburg)。

〔11〕此处拉丁原文为"aram quin etiam Ulixi consecratam","Ulixi"为"与格",故应譯作"祭烏利克塞斯的祭壇"。哈氏英譯本譯作"dedicated by Ulysses"(烏利克塞斯所建的祭壇),恐与原意不合,今不从。

〔12〕魏勒妲为日耳曼人中卜茹克特累人的一位女祭司。她曾鼓动巴达威人于公元69至70年进行反罗馬的騷动。78年,她被罗馬所俘。住在日耳曼尼亚中部的一些部落把她奉为神明。(参看第29、33节)

〔13〕罗馬帝国时期,从东方傳来一种将皇帝尊为神祇的宗教習慣,元老院往往宣布皇帝为神,許多庙宇中都供着皇帝的神像。塔西佗此处即諷刺这种風俗。

〔14〕塔西佗大約以日耳曼人所信奉之吳盾神(Woden)——又名奥丁神(Odin)——当作罗馬神中之麦叩利。

〔15〕塔西佗大約以日耳曼人所奉之战神狄武(Tiu)——又名狄尔(Tyr)——当作罗馬神中之馬斯。

〔16〕合法的牺牲品指不用人作牺牲而言,主要的指牛。

〔17〕伊昔斯为古代埃及人所信奉之女神。

〔18〕这里塔西佗所謂"犯罪的行为"是就法律观念而言，指的就是前面的叛逆和逃亡；所謂"可耻的丑行"是就社会道德观念而言，指的就是前面的怯敌、厭战和秽行：二者是分别言之的。因为前者是犯法的，所以吊死在树上，用以表示明正典刑；后者是丑恶的行为，但并不构成罪案，所以投入沼澤之中，不作公开的处分：塔西佗的意思是这样的，但原文稍嫌晦涩，故加以解說。

〔19〕帕提人即喜提亚人（Scythians）統治下之波斯人。喜提亚人自称阿薩色斯帝国；罗馬人謂之帕提帝国，帕提即波斯之轉音；中国人謂之安息。

〔20〕塔西佗在这里是对国王統治的部落的一种諷刺，其实也就是在諷刺罗馬帝国。在他看来，"免奴"地位之被抬得很高，乃是沒有自由的国家里的現象，而罗馬亦复如此；至于在比較自由的部落里，"免奴"的地位却总是較卑賤的。

〔21〕近代考古發現，証明日耳曼人的葬礼并不完全如塔西佗所述的那么簡单。在塔西佗較熟悉的萊因河下流地区曾發現过許多骨灰，埋葬处的明器較少，葬礼可能是簡单的。但在日耳曼尼亚其他地域所發現的坟墓中，其在公元以前者即已不是火葬坟而是尸葬坟，不过明器較簡陋；至于公元一世紀以后者，明器也逐漸講究起来，其中發現許多由罗馬进口之銅器、玻璃瓶及少数銀器。

〔22〕指尤利烏斯·凱撒的"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eo)

〔23〕凱撒在他的"高卢战记"中，把日耳曼尼亚南部所有的森林、山脉都归屬于厄尔齐尼亚的名下。塔西佗此处所指的为图林吉亚森林（Thüringen Wald）与喀尔巴阡山之間的一段山林，并包括利森山（Riesengebirge）在內。

〔24〕美努斯河即今之美因河(Main)。

〔25〕厄尔維梯夷人为高卢人之一支。所居地址大約相当于現代瑞士的西部。公元前58年，他們曾企圖横穿罗馬境內，迁居到高卢西南，但被凱撒赶回。后来他們所居之地被并入罗馬，先屬高卢—比利时(Gallia Belgica)，后改屬上日耳曼尼亚。

〔26〕波依夷人为一支强盛的高卢部落。古时居于外阿尔卑斯高卢（Transalpine Gaul)。后分为两支，其中之一支渡过萊因河，向东北迁移，定居

于波依埃孟，該地即因波依夷人而得名，后轉晋成波希米亚。他們在該处住了一个时期以后，被日耳曼人中之馬可曼尼人赶走。（参看第42节）

〔27〕阿拉威喜人与俄昔人可能都不是日耳曼人：前者住在多瑙河南岸潘諾尼亚境內，后者住在多瑙河北岸日耳曼尼亚境內。（参看第43节）

〔28〕特瑞維累人住在高卢—比利时境內，部众强大，可能是高卢人。他們是罗馬人的忠实盟友。他們的騎兵为高卢之冠。在他們的地区中，有一座罗馬殖民城，名为奥古斯塔—特瑞維罗閏（Augusta Trevirorum），即今之特瑞維（Trèves），德文称特里尔（Trier）。

〔29〕納尔威夷人住在比利时一带，距特瑞維累人不远。他們好勇善战，于公元前58年被凱撒征服。

〔30〕汪基約內斯人和訥美特斯人居住在窩姆斯（Worms）和斯拜尔（Speyer或Spires）附近。特利波契人居住在阿尔薩斯的斯特拉斯堡附近。罗馬为了利用他們替罗馬人防守萊因河，才允許将这一带地方給予他們住。这三支人都屬萊因河上游的罗馬駐軍管轄。当皇帝克劳底烏（Claudius）在位时（公元41—54年），汪基約內斯人和訥美特斯人曾帮助罗馬将軍击敗了卡狄人的入侵。

〔31〕烏比夷人为日耳曼人之一支。他們原先住在萊因河东岸。公元前37年，因受斯維比人的威胁，向罗馬将軍阿古利巴（Agrippa）投誠，請求內迁。阿古利巴把他們迁到西岸，居于現在的科倫（Cologne）附近。

〔32〕阿古利庇嫩塞斯人的意思表示是阿古利庇娜殖民城(Colonia Agrippina）的居民。这个殖民城就是現代德国科倫城之前身，最先名奥庇屯（Opidum），原来是烏比夷人迁居以后的一个大村鎮。公元50年，罗馬皇帝克劳底烏始改建为一殖民城。关于这个城的得名有两种傳說：較流行的一种傳說，認为它是由克劳底烏的第四个妻子阿古利庇娜得名的，阿古利庇娜出生在这里，因此克劳底烏才在这里建立一个殖民城而冠以阿古利庇娜之名；另一种傳說認为，公元前37年，罗馬将軍阿古利巴把投降的烏比夷人迁到此处（見前注），因为紀念他而将当地的人称为阿古利庇嫩塞斯人，后来克劳底烏建为殖民城只是沿用旧名而已。看来塔西佗是采用了后一种傳說。

〔33〕巴达威人为日耳曼人之一支，他們居住在現代荷兰一带，占有萊因河下游地区瓦尔河（Waal）与勒克河（Lek）之間的一些島屿。公元前12年以

前不久，他們臣屬于罗馬，归萊因河下游罗馬駐軍管轄。后來罗馬皇帝的侍衛中有許多巴达威人。他們曾經在卜茹克特累女祭司魏勒妲的策动下，發动过大規模反抗罗馬人的起义。

〔34〕卡狄人为日耳曼人中一支强大的部落。他們居住在現在德国中部图林吉亚和黑森(Hessen)一带。

〔35〕馬提雅契人住在萊因河东岸，約相当于現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Wiesbaden)附近。

〔36〕什一稅地指萊因河上游东岸与多瑙河上游北岸之間的一塊三角形地区，約相当于現在德国西南角巴登(Baden)与烏屯堡(Wuttemburg)一带。該处原先为日耳曼人所占据，当日耳曼人东迁以后，由罗馬人占据而撥給高卢人居住，住在該处的高卢人应向罗馬繳納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地稅，故称这塊地方为什一稅地。

〔37〕烏昔鄙夷人和邓克特累人居住在萊因河东岸。公元前53年左右，他們被斯維比人赶走，在日耳曼尼亚各地流浪了三年之久。公元前56年，他們曾渡过萊因河，但被凱撒击退，回到东岸居住。

〔38〕卜茹克特累人住在爱姆斯与萊因二河之間，他們是后来的法兰克人的一支祖先。公元98年，他們被邻近部落所迫，迁居到利卑与魯尔二河之間。

〔39〕卡馬維人似屬于高卢人种。公元100年以后，他們开始定居在萊因河下游北部利卑河与阿斯尔河(Assel)之間。他們还留下了一部法典。

〔40〕安古利瓦累夷人是日耳曼人，他們住在威悉河(Weser)中游两岸。公元16年，被罗馬征服。98年，他們赶走卜茹克特累人而占有其地，后被薩克逊人所兼幷。

〔41〕在現存的古代史料中，沒有关于这件事的記載。据后代史学家的推測，塔西佗所指的可能是下面这件事：公元78年以后，卜茹克特累人曾赶走了自己的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向罗馬求援。罗馬下日耳曼尼亚郡守魏斯特利契烏·斯普令納(Vestricius Spurinna)率兵到达卜茹克特累人之境，强迫他們服从原来的国王。大約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邻近的部落乘机襲击他們，至于死亡数字不明。

〔42〕卡斯瓦累夷人原先住在德国西北部哈斯(Hase)附近，公元58年迁至鄂尔登堡(Oldenburg)。

〔43〕弗累昔夷人住在爱姆斯河以西之北海沿岸一带，約相当于今之荷兰东北

部。現在这一带海中的弗累昔安群島(Frisian Is.)即因此而得名。

〔44〕德魯苏斯·日耳曼尼庫司的全名为克劳底烏·德魯苏斯·尼罗(Claudius Drusus Nero),他是奥古斯都妻子李維雅(Livia)前夫所生之子。他曾屡次率兵摧敗日耳曼人,所以被罗馬人称为日耳曼尼庫司。"日耳曼尼庫司"的意义就是"日耳曼人的鎮服者"。这本是一个光荣的綽号,而他的兒子却以此为氏,所以在罗馬史書中,单称"日耳曼尼庫司"則指这个德魯苏斯的兒子;称"德魯苏斯·日耳曼尼庫司"則指他本人;称"德魯苏斯和日耳曼尼庫司"則指父子两人。(参看第37节)

〔45〕考契人住在威悉河口附近、爱姆斯河与易北河之間的地区。公元58年以后,漸向西和向南扩展。

〔46〕車茹喜人住在威悉河中游,現代不倫瑞克(Brunswick)附近。公元97年,他們領土的一部分被卡狄人占領。

〔47〕福昔人住在現在汉諾威附近。

〔48〕青布累人住在現在丹麦地方。近代学者認为他們的名字和林弗約登南部的西姆尔兰(Himmerland)地名有关。青布累人曾經是日耳曼人中一支極强大的部落,他們向高卢移民,并曾大举入侵罗馬,攻入意大利。至奥古斯都时,青布累人势力始衰。

〔49〕罗馬紀元六百四十年即相当于公元前113年。

〔50〕車契利烏·麦特魯斯(Caprarius Caecilius Metellus)与巴庇累烏·卡尔波任执政官之年即公元前113年。

〔51〕图拉眞在即帝位之前,曾两度任执政官,第二度在公元97年。

〔52〕帕提(即安息)帝国一直是罗馬帝国的勁敌。帕提皇帝大多以阿薩色斯为名,塔西佗此处恐即泛指帕提皇帝而言。但帕提人也自称为阿薩色斯帝国,所以塔西佗也可能指帕提帝国而言。

〔53〕巴可茹斯为帕提皇帝俄洛德斯之子,他曾屡次領兵入侵罗馬的叙利亚和小亚細亚一带,后为罗馬将軍温提底烏斯所敗而死。

〔54〕温提底烏斯为意大利中部皮塞緻郡(Picenum)人,因参加內战,被罗馬方面所俘,發作罗馬官吏的随从。后随凱撒远征高卢,立下战功,为凱撒所賞識。凱撒死后,他附和安东尼,公元前39年,奉安东尼之命,率兵至小亚細亚、叙利亚抵御帕提人,屡战屡捷。

〔55〕卡尔波即巴庇累烏·卡尔波,見前。

〔56〕卡修斯（Cassius Longinus），公元前107年任执政官，因青布眾人南侵，率兵出鎮高卢—納尔波嫩西斯(Gallia Narbonensis)，兵敗身死。

〔57〕斯考茹斯·奧瑞利烏斯于公元前105年任高卢巡閲使(legatus)。青布眾人入侵，他战敗被俘，后遇害。

〔58〕塞尔威里烏·車比約于公元前106年任执政官，率兵至高卢—納尔波嫩西斯抵御青布眾人，次年，与执政官馬古斯·曼里烏斯一起被青布眾人击潰。据說这次战敗，罗馬丧亡十二万人。塞尔威里烏下獄。

〔59〕馬古斯·曼里烏斯，或作馬古斯·馬里烏斯(M. Mallius)，見前注。塔西佗所謂五个执政官即指卡尔波至馬古斯·曼里烏斯而言。

〔60〕这里所謂一位凱撒即指奧古斯都而言，因他亦以凱撒为名。

〔61〕瓦茹斯(Quintilius Varus)，公元前13年任执政官。公元7年，出守日耳曼尼亚边境，到任以后，甚为貪殘。威悉河畔新归附之日耳曼人不甘受其压迫，乃推車茹喜人阿尔密尼烏斯(Arminius)为首領，暗图暴动。瓦茹斯略有所聞，遂率領三个軍团前往鎮压，行至利卑河北段一带山林(今德特莫尔德 Detmold附近)中，猝遇阿尔密尼烏斯之伏兵。罗馬軍大敗，瓦茹斯自刎死，三个軍团被歼灭殆尽，生还者仅数人。恶耗傳至罗馬，奧古斯都悲憤已極，他将身上所著之袍袈撕破，并大呼："瓦茹斯！还我三个軍团来！"罗馬本拟大举征服日耳曼人，自此敗后，征服之計划遂成泡影。

〔62〕德魯苏斯即前文之德魯苏斯·日耳曼尼庫司；日耳曼尼庫司即德魯苏斯之子，名为日耳曼尼庫司·凱撒；父子二人均曾击敗过日耳曼人。尼罗为日耳曼尼庫司·凱撒之子，德魯苏斯·日耳曼尼庫司之孙，非暴君尼罗也。史籍中沒有这个尼罗和日耳曼人交战之事，也許塔西佗別有所据。

〔63〕塞姆諾內斯人住在現在德国的薩克森、哈斐尔河与斯普累河之間。公元二世紀以后，他們率从南迁，塞姆諾內斯人之名遂消失；而后来的阿勒曼人即由他們組成。

〔64〕郎哥巴底人在公元一世紀时住在塞姆諾內斯人的西北面，在現在易北河下游魯尼堡(Lüneburg)附近。他們是从斯堪狄那維亚半島向南迁的。郎哥巴底人后轉音成倫巴底人。他們是否屬斯維比人，至今还有爭論。

〔65〕柔底尼人住在易北河下游东岸，他們可能就是撒克逊人。

〔66〕盎格利夷人住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东面之盎格尔半島，他們即后来之盎格尔人。

〔67〕努伊托內斯人也住在易北河口附近。

〔68〕納尔土斯原是近东一带古代居民所崇奉的一位女神。这种信仰后来流傳到各地。日耳曼人中供奉她的为印盖窩內斯人。斯堪狄那維亚半島上也有人崇奉納尔土斯，并有許多地方因她而得名，如阿普兰(Uppland)之納尔士納(Närtuna)。

〔69〕厄尔門杜累人住在現在德国中部图林吉亚山林中，屬于厄尔密諾內斯人。据近代語言学家的研究，图林吉亚地名即由他們而来。他們在罗馬帝国境內享受特权的原因是由于他們沒有参加公元9年的阿尔密尼烏斯起义。他們也是后来阿勒曼人的一个部分。

〔70〕阿尔比斯河即今之易北河。罗馬人曾經一度兵威及于此河。但塔西佗写本書时，該处已經又淪入日耳曼人之手。他所謂"曾經一度对这条河很熟悉，但現在我們只是耳聞其名而已"，乃是对罗馬帝国声威衰减的一种諷刺。

〔71〕当凱撒征高卢时，馬可曼尼人正住在美因河与萊因河之間。后因罗馬侵占了萊因河西岸，他們在酋帅馬罗波杜烏斯領导下，东迁至波希米亚。公元前9年，他們被德魯苏斯征服，后与罗馬人建立頻繁的商業关系。

〔72〕夸地人原来住在美因河北部。公元前9年东迁，曾扩張到現代的匈牙利北部。他們与馬可曼尼人有很密切的关系。

〔73〕馬罗波杜烏斯是馬可曼尼人的酋长。他曾到过罗馬，可能在罗馬軍队中服过役。后来他带領馬可曼尼人迁到波希米亚，征服了原住在那里的波依夷人，并建立了强大的政府，統治着他們，其政府規模頗仿效罗馬。他所統治的王国势力一度很强；范圍从多瑙河到維斯杜拉河和易北河；臣服于他的日耳曼人部落很多。后当阿尔密尼烏斯率領北部日耳曼人起义反抗罗馬时，馬罗波杜烏斯受罗馬收买，与阿尔密尼烏斯作战，公元17年，为阿尔密尼烏斯所敗。他的部众反对他的統治，他被迫逃到罗馬境內，受提庇留的保护，后死于公元35年。

〔74〕哥梯尼人住在現代波兰南部克拉科(Krakow)附近。

〔75〕据希腊神話，古代斯巴达国王丁达律斯(Tyndareus)和有神性的王后丽妲(Leda)生下卡斯托神和克利亭尼斯特拉(Clytemnestra)。但丽

姐又与裘比德神結合而生坡魯克斯神和希倫神(Hellen)。卡斯托神与坡魯斯神同母异父，他們兄弟二人以友爱著称，曾共同游历过許多地方。此处塔西佗指日耳曼人所奉之阿尔契諸神也是特別友爱的兄弟神，所以用卡斯托神和坡魯斯神为比喻。

〔76〕哥托內斯人即后来之哥德人。他們原住在斯堪狄那維亚半島，公元前一世紀时迁至日耳曼尼亚，定居于維斯杜拉河口。在他們这一塊住址上，曾發現过火葬坟和尸葬坟，其形式与瑞典南部所發現的坟墓相似，据考証，他們是由瑞典迁出的，其老家为哥塔兰(Götaland)而非哥德兰島。

〔77〕茹給夷人住在奥得河口附近，今之魯根島(Rügen)即因他們而得名。他們是由挪威西南的罗加兰(Rogaland)迁到日耳曼尼亚来的。在罗加兰，曾經發現很多罗馬的物件，这些物件与奥得河口及一些丹麦海島上所發現者完全一样，这說明茹給夷人由挪威迁来时曾在丹麦島屿上停留过。在斯堪狄那維亚半島上所發現的許多从罗馬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由奥得河口的茹給夷人和他們留在丹麦島屿和挪威西南的本族人通商而带去的。

〔78〕勒莫威夷人住在波罗的海南岸。

〔79〕綏約內斯人为本書中唯一肯定住在斯堪狄那維亚半島上之部落。他們大多住在阿普兰附近，在該处曾發現不少树有直立大石塊的坟墓，想見当时人口頗为稠密。塔西佗在本节所描述的船和近代在斯堪狄那維亚半島所發現的古代船只形状極为相似。塔西佗說到他們平时收藏兵器的現象頗为奇特，恐系作者誤以綏約內斯人在某些节日中的習慣作为平时的現象。至于他們国王权力之大，也幷不如塔西佗所述之甚。不过因为他們的国王掌管所有的船只，又兼任最高的祭司，所以比其他日耳曼人的国王权力較大一些。

〔80〕按此处所描述的太陽神，乃指希腊神話中之阿坡罗神，亦名菲布斯(Phoebus)。

〔81〕伊斯替夷人住在現代苏联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西南角庫里舍湖(Kurisches Haff)与弗里舍湖(Frisches Haff)之間的半島上。他們在古代占有的地方較广，可能北至于芬兰灣一带。出产琥珀的海岸在維斯杜拉河口以东的沿海。他們的語言是否类似不列顛語，頗屬可疑。近代人种学者一般把他們列入波罗的人(Baltic)之列而不視为是日耳曼人。

〔82〕昔托內斯人住在現代芬兰境內。

〔83〕揩契尼人，或称巴斯塔乃人。在早期罗馬史料中，都将他們当作克尔特人——即高卢人。但近代学者肯定地証明他們是日耳曼人。在图拉眞紀功柱上刻着他們的形像，其头上带有日耳曼人所特有的髮髻；同时，他們的坟墓形式和西部日耳曼人完全一样，而与东部日耳曼人不同。他們本住在日耳曼尼亚本土，公元前一世紀末，斯堪狄那維亚半島上的日耳曼人陆續迁移至日耳曼尼亚东部，揩契尼人受到压力，因而从波罗的海南岸迁到了黑海西北岸。如喀尔巴阡山、巴斯塔尼凱—阿尔卑斯(Alps Bastarnicae)等地名均与他們有关，由这些地名可以找出他們迁移的路綫。

〔84〕維內狄人就是溫玆人(Wends)，所謂溫玆人就是古代日耳曼人对斯拉夫人的称呼。塔西佗說維內狄人在揩契尼人与芬尼人之間，考其地址，也正是斯拉夫人原来的居住地。

〔85〕塔西佗所謂芬尼人，以其名称而論，应当是芬人(Finn)，以其生活情况而論則不像芬人而像拉普斯人(Lapps)：关于这一点，爭論很多。但事实上，現代挪威語中的拉普斯人仍指芬兰人(Finners)而言，所以芬尼人之住在芬兰一带大致是沒有問題的。

〔86〕实际上是有俄克昔約內斯人的，他們居住在薩尔馬泰人境內，应当屬于何种人已失考。

譯名引得

二　画

卜茹克特累人(Bructeri)——(日)33.

三　画

土德茹斯 (Tudrus)——(日)42.

四　画

毛利古 (Mauricus)——(阿)45.

尤利烏斯 (Julius)——(阿)13,15;(日)28,37.

尤利烏斯·格雷契努斯(Julius Graecinus)——(阿)4.

尤利烏斯·福隆提努斯 (Julius Frontinus)——(阿)17.

尤丽雅·普罗契拉(Julia Procilla)——(阿)4.

夫拉矛 (framae)——(日)6.

厄尔門杜累人 (Hermunduri)——(日)41,42.

厄尔齐尼亚 (Hercynia)——(日)28,30.

厄尔密諾內斯人 (Herminones)——(日)2.

厄尔維科內斯人(Helvecones)——(日)43.

厄尔維梯夷人 (Helvetii)——(日)28.

厄利昔夷人 (Elisii)——(日)43.

不列甘特斯人(Brigantes)——(阿) 17,31.

巴可茹斯 (Pacorus)——(日)37.

巴庇累烏·卡尔波 (Papirius Carbo)——(日)37.

巴斯塔乃人 (Bastarnae)——(日)46.

巴塔威人(Batavi)——(阿)36;(日)29.

什一稅地 (agri decumates)——(日)29.

五　画

布累人 (Buri)——(日)43.

瓦茹斯 (Varus)——(日)37.

瓦累尼人 (Varini)——(日)40.

甘卜累威夷人 (Gambrivii)——(日)2.

北溟之国 (Thule)——(阿)10.

弗累昔夷人(Frisii)——(阿)28;(日)34.

尼罗 (Nero)——(阿)6,45;(日)37.

加尔巴 (Galba)——(阿)6.

邓克特累人(Tencteri)——(日)32,33,38.

卡尔加庫士 (Calgacus)——(阿)29.

卡狄人(Chatti)——(日)29,30,31,32,35,36,38.

卡茹斯·梅提烏斯 (Carus Metius)——(阿)45.

卡馬維人 (Chamavi)——(日)33, 34.
卡修斯 (Cassius)——(日)37.
卡斯瓦果夷人(Chasuarii)——(日)34.
卡斯托 (Castor)——(日)43.
白特洛尼烏·杜尔比里亚努斯 (Petronius Turpillianus)——(阿)16.
白提里烏·車果亚利斯 (Petilius Cerialis)——(阿)8, 17.
印盖窩內斯人 (Ingaevones)——(日)2.
印俤米里烏姆 (Intimilium)——(阿)7.

六 画

达契人 (Daci)——(日)1.
安古利瓦果夷人 (Angrivarii)——(日)33, 34.
齐維卡 (Civica)——(阿)42.
百夫长 (centurion)——(阿)28.
考契人 (Chauci)——(日)35, 36.
西鲁瑞斯人 (Silures)——(阿)11, 17.
夸地人 (Quadi)——(日)42, 43.
多米先 (Domitian)——(阿)7, 39, 40.
多米契雅·德齐廸雅娜(Domitia Decidiana)——(阿)6.
多瑙河 (Danubius)——(日)1, 41, 42.
伊伯利安人 (Iberus)——(阿)11.
伊昔斯 (Isis)——(日)9.
伊斯太窩內斯人 (Istaevones)——(日)2.
伊斯替夷人 (Aestii)——(日)45.

七 画

汪底利夷人 (Vandilii)——(日)2.
汪基約內斯人 (Vangiones)——(日)28.
里古利亚 (Liguria)——(阿)7.
杜尔古比尼人 (Dulgubini)——(日)34.
李維 (Livius)——(阿)10.
克劳底烏 (Claudius)——(阿)13.
克拉苏 (Crassus)——(日)37.
克洛塔 (Clota)——(阿)23, 24.
克奈烏斯·尤利烏斯·阿古利可拉 (Cnaeus Julius Agricola)——(阿)4.
車茹喜人 (Cherusci)——(日)36.
車契利烏·麦特鲁斯 (Caecilius Metellus)——(日)37.
麦叩利 (Mercurius)——(日)9.
免奴 (libertus)——(阿)19, 40, 41, 43; (日)25.
佛倫—尤里邑 (Forum Julii)——(阿)4.
佟古果人(Tungri)——(阿)36; (日)2.
努伊托內斯人 (Nuitones)——(日)40.
狄白利烏 (Tiberius)——(阿)13.
狄底烏·加鲁斯 (Didius Gallus)——(阿)14.

八 画

波多特里亚(Bodotria)——(阿)23, 25.
波依夷人 (Boii)——(日)28, 42.
波依埃孟 (Boihaemum)——(日)28.
波瑞斯迪人 (Boresti)——(阿)38.
法比烏·茹斯替古斯(Fabius Rusticus)——(阿)10.
波鲁克斯 (Pollux)——(日)43.
芬尼人 (Fenni)——(日)46.
欧多塞斯人 (Eudoses)——(日)40.
拖袈 (toga)——(阿)21; (日)13.
拔力吐 (barritus)——(日)3.
青布果人 (Cimbri)——(日)37.
昔托內斯人 (Sitones)——(日)45.
阿卜諾巴山 (Abnoba)——(日)1.
阿古利庇嫩塞斯人(Agrippinenses)——

(日)28.
阿尔比斯河 (Albis)——(日)41.
阿尔巴 (Alba)——(阿)45.
阿尔卑斯山 (Alpes)——(日)1.
阿尔契 (Alci)——(日)43.
阿拉威喜人 (Aravisci)——(日)28.
阿奎达尼亚 (Aquitania)——(阿)9.
阿威約內斯人 (Aviones)——(日)40.
阿累夷人 (Harii)——(日)43.
阿提里烏·茹夫斯(Atilius Rufus)——(阿)40.
阿喜布尔基烏姆 (Asciburgium)——(日)3.
阿薩色斯 (Arsaces)——(日)37.
帕提人 (Parthi)——(日)17,37.
图拉眞 (Trajan)——(阿) 3, 44; (日)37.
朋都海 (Pontus)——(日)1.

九 画

美努斯河 (Moenus)——(日)28.
美細亚 (Moesia)——(阿)41.
美薩里努斯 (Messalinus)——(阿)45.
郎哥巴底人(Langobardi)——(日)40.
柯基杜姆努斯 (Cogidumnus)——(阿)14.
柔底尼人 (Reudigni)——(日)40.
俄克昔約內斯人 (Oxiones)——(日)46.
俄昔人 (Osi)——(日)28,43.
皇室財务使(Procurator Caesaris)——(阿)4,9.
科勒加 (Collega)——(阿)44.

十 画

高卢人(高卢) (Galli (Gaul))——(阿)10,11,32;(日)1,2,5,27,28,37,43.
格来松 (glaesum)——(日)45.
格劳庇烏山 (Graupius)——(阿)29.
哥托內斯人 (Gothones)——(日)44.
哥締尼人 (Gotini)——(日)43.
茹給夷人 (Rugii)——(日)44.
茹斯替古斯·阿茹勒努斯 (Rusticus Arulenus)——(阿)2,45.
茹提里烏 (Rutilius)——(阿)1.
馬尼密人 (Manimi)——(日)43.
馬可曼尼人 (Marcomanni)——(日)42,43.
馬古斯·西拉努斯 (Marcus Silanus)——(阿)4.
馬古斯·曼里烏斯(Marcus Manlius)——(日)37.
馬西利亚 (Massilia)——(阿)4.
馬利烏 (Marius)——(日)37.
馬昔人 (Marsi)——(日)2.
馬昔尼人 (Marsigni)——(日)43.
馬罗波杜烏斯 (Maroboduus)——(日)42.
馬斯 (Mars)——(日)9.
馬提雅契人 (Mattiaci)——(日)29.
馬薩·拜彼烏斯 (Massa Baebius)——(阿)45.
盎格利夷人 (Anglii)——(日)40.
烏比夷人 (Ubii)——(日)28.
烏利克塞斯 (Ulixes)——(日)3.
烏昔鄙夷人 (Usipii)——(阿)28,32;(日)32.
特利波契人 (Triboci)——(日)28.
特拉薩·拜图斯 (Thrasea Paetus)——(阿)2.
特瑞白利烏·馬克西姆 (Trebellius Maximus)——(阿)16.
特瑞維累人 (Treveri)——(日)28.
特魯庫倫港 (Trucculum)——(阿)38.